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0n1400

高峰原妙禪師語錄

(參學門人) 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400-A 元高峰大師語錄序
  - 湖州雙髻庵法語
  - 杭州西天目山師子禪寺法語
  - 示禪人
  - 拈古
  - 頌古
  - 補遺
  - 偈頌
    - 頌趙州無字示陳太尉
    - 示如法禪人
    - 示如夢禪人行脚
    - 山中四威儀供佛鑑師翁韻
    - 雲庵
    - 示徒
    - 又示徒
    - 示湛謙首座持鉢
    - 示徒三戒
    - 辭世
  - 小佛事
    - 若瓊上座火
    - 志足淨人火
    - 志藏淨人煅骨
    - 二正煅座煅骨(一人齒不壞)
    - 志光居士火(吳士)
    - 廣捨上座煅骨
    - 明山都管火
    - 志明道人火
    - 得意化主入塔
    - 法曇上座火
  - 讚佛祖
    - 觀音大士
    - 達磨祖師(二)

        - 三空請讚
    - 自讚
        - 師子院明初院主請
        - 大覺禪師祖雍長老請
        - 西隱接待師立山主請(地名西馬塍)
        - 雙髻禪庵請
        - 禪人請讚(二)
    - No．1400-B 行狀
    - No．1400-C 行狀
    - No．1400-D 塔銘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400-A 元高峰大師語錄序

始予乍閱內典，得經論并古今雜著共數帙，中有大師語，驚喜信受，如闇逢炬，至於今猶然。蓋自來參究此事，最極精銳，無逾師者，真似純鋼鑄就，一回展讀一回，激發人意氣，俾踊躍淬礪忘倦。雖悟處深玄，不敢以凡臆窺測，而但覺其直截根原，脫落窠臼，近有慈明、妙喜之風，遠之不下德山、臨濟諸老。偉哉！堂堂乎！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。獨恨大藏未收，坊刻尚尠，怏怏於胸中者三十年。乃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，而蓮社行人有相顧耳語者，謂予旋轉萬流，指歸淨土，柰何復殷勤稱讚是編？意者念阿彌陀佛，不及看萬法歸一耶？遂洶洶搖動。嗟乎！但了念佛是誰，不必問一歸何處。茲有人焉知生我是父，又自疑身從何來，聞者寧不絕倒？古尊宿云：如人涉遠，以到為期，不取途中強分難易。諸仁者！方便門多歸元路，一願勿以狐疑玩愒歲時，便應直往疾趨，為到家計。既到家已，千丈巖、七寶池、有智主人，二俱不受。

萬歷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佛歡喜日雲棲袾宏謹識

No．1400

高峰大師語錄卷上

參學門人編　　靈隱弘禮重梓

湖州雙髻庵法語

師自咸淳甲戌春就庵示眾，乃云：談玄談妙，說性說心。攢花簇錦，巧妙尖新。如麻似粟，從古至今。莫不皆是乘虛接響底漢，倚草附木精靈。山僧雖是他家種草，決定不向遮裏藏身。既然如是，且道今日為眾開堂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？喝一喝，云：符到奉行。

示眾。有一物，明歷歷。佛祖覷不破，大地無人識。常在舌頭尖，盡力吐不出。吐得出，也是胡餅裏呷汁。

示眾。有句無句，金烏吞玉兔；如藤倚樹，癩馬繫枯樁。樹倒藤解，一冬燒不盡；句歸何處？石虎當途踞。呵呵大笑，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裏，剛刀不斬無罪之人。且道為山過在甚麼處？乃呵呵大笑，下座。

示眾。千嶺萬山雪，五湖四海冰，清光成一片，物物盡皆明。且道趙州柏樹子、雲門乾矢橛、洞山麻三斤，畢竟是箇甚麼？喝一喝，云：明星當午現，猶待曉雞鳴。

歲旦，示眾。百年難遇歲朝春，姹女梳粧越樣新，惟有東村王大姐，依前滿面是埃塵。
解制，示眾。九旬把定繩頭，不容絲毫走作，直得箇箇皮穿骨露，九零八落，冷眼看來，正謂掘地討天，千錯萬錯。今日到遮裏，不免放開一線，彼此無拘無束，東西南北任運騰騰，天上人間逍遙快樂。然雖如是，且道忽遇鑊湯爐炭、劍樹刀山，未審如何棲泊？良久，云：惡。
示眾。萬里不挂片雲，虛空突出一竅。雙髻峰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拄杖子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。且道叫箇甚麼？以拂子擊禪牀，云：炎炎六月火生冰，夜半日輪當午照。
示眾。一夏九十日，看看又將半，面門無位人，急著眼睛看。冷地驀相逢，脚跟紅線斷，掌內握乾坤，翻身遊碧漢。堪笑當年老瑞巖，惺惺石上重呼喚。乃豎起拂子，云：大眾！遮箇是瑞巖主人公耶？是臨濟無位真人耶？若也定當得出，許你一生參學事畢；脫或未然，擲下拂子，云：撒向堦前，來朝打算。
示眾。五湖春色十分肥，正是功圓果滿時，玉蝶穿花零碎錦，黃鶯擲柳亂垂絲。靈雲打失娘生眼，備老重添八字眉，無限水邊林下客，謾將竹杖度須彌。
示眾：三世諸佛說不到，開口道著。歷代祖師行不到，動步踏著。行說俱到時如何？正好行脚。
歲旦，示眾。山僧去年三十六，今年又添一歲，諸人共知。拈拄杖，云：且道拄杖子年多少？擊禪牀，云：元正啟祚，萬物咸新。
示眾，舉南泉示眾云：文殊、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、法見，各與二十棒，貶向二鐵圍山，所供並實。趙州出云：棒教阿誰喫？泉云：過在甚麼處？一對無孔鐵槌。州便禮拜，泉歸方丈，蒼天中更添怨苦。南泉和尚雖則頂門具眼，賞罰分明，點檢將來也是虛空裏釘橛。若無趙州後語，未審如何折合？高峰不然，忽有人起佛見、法見，但向他道：善哉，善哉！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
示眾：百千諸佛，歷代祖師，乃至天下老和尚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，云：總向遮裏墮坑落塹，還有跳得出底麼？又擊一下，云：三生六十劫。
示眾，舉：丹霞因過一院，值凝寒，遂於殿中見木佛，乃取燒火向院。主偶見，訶責曰：何得燒我木佛？霞以杖撥灰，云：吾燒取舍利。主云：木佛何有舍利？霞云：既無舍利，更請兩尊再取燒之。院主自後眉鬚墮落。師拈云：丹霞燒木佛，為寒所逼，豈有他哉？院主眉鬚墮落，偶爾成文，何足疑矣？若作佛法商量，管取入地獄如箭。擲拂子，下座。

示眾：歸宗拭却眼睛，二祖安心斷臂，雲門拶折一足，玄沙[祝/土]破脚指，遮一夥隨摟搜漢。以拂子云：蚤知有遮般消息，免見血淋滿地。

示眾，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：大眾會麼？椰[木*栗]橫肩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

杭州西天目山師子禪寺法語

至元丁亥冬，眾請師開堂，遂就石室內拈香祝聖罷，次拈香云：此一瓣香，不假壺中日月，亦非劫外春風，幾番親遭毒手，直得八面玲瓏。如今放下也地搖六震，拈來則塞破虛空。且道不拈不放一句又作麼生？喝一喝，作女人拜，爇向爐中，供養前住仰山戴角披毛無鼻孔底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遂就座。僧問：十方同聚會，箇箇學無為，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龐居士恁麼道，還有為人處也無？師云：有。進云：畢竟在那一句？師云：從頭問將來。進云：如何是十方同聚會？師云：龍蛇混雜，凡聖交參。進云：如何是箇箇學無為？師云：口吞佛祖，眼蓋乾坤。進云：如何是選佛場？師云：東西十萬，南北八千。進云：如何是心空及第歸？師云：動容揚古路，不墮悄然機。進云：恁麼則言言見諦，句句朝宗。師云：你甚處見得？僧喝，師云：也是掉棒打月。進云：此事且止，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、選佛場開，畢竟有何祥瑞？師云：山河大地，萬象森羅，情與無情，悉皆成佛。進云：既皆成佛，因甚學人不成佛？師云：你若成佛，爭教大地成佛？進云：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？師云：湘之南，潭之北。進云：還許學人懺悔也無？師云：禮拜著。僧纔拜，師云：師子咬人，韓獹逐塊。師乃豎拂，召大眾云：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伶俐漢若向遮裏見得，便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；既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，便見從上佛祖安身立命處；既見佛祖安身立命處，便見自己安身立命處；既見自己安身立命處，不妨向遮裏拗折拄杖、高挂鉢囊，三條椽下、七尺單前，咬無米飯、飲不濕羹，伸脚打眠、逍遙度日。若是奴郎不辨、菽麥不分，抑不得已按下雲頭，向虛空裏書一本上大人，教諸人依樣畫猫兒去也。山僧昔年在雙徑歸堂未及一月，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、一歸何處，自此疑情頓發、廢寢忘餐，東西不辨、晝夜不分，開單展鉢、屙屎放尿，至於一動一靜、一語一默，總只是箇一歸何處，更無絲毫異念，亦要起絲毫異念了不可得，正如釘釘膠粘、撼

搖不動，雖在稠人廣眾中如無一人相似，從朝至暮、從暮至朝，澄澄湛湛、卓卓巍巍，純清絕點、一念萬年，境寂人忘、如癡如兀，不覺至第六日隨眾在三塔諷經次，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讚，驀然觸發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，直得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沈，物我俱忘，如鏡照鏡。百丈野狐狗子佛性，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，從頭密舉驗之，無不了了。般若妙用，信不誣矣。前所看無字，將及三載，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，困時亦不倚靠。雖則晝夜東行西行，常與昏散二魔輥作一團，做盡伎倆，打屏不去，於遮無字上，竟不曾有一餉間省力成片。自決之後，鞠其病源，別無他故，只為不在疑情上做工夫，一味只是舉。舉時即有，不舉便無。設要起疑，亦無下手處。設使下得手，疑得去，只頃刻間，又未免被昏散打作兩橛。於是空費許多光陰，空喫許多生受，略無些子進趣，一歸何處？却與無字不同。且是疑情易發，一舉便有，不待返覆思惟計較作意。纔有疑情，稍稍成片，便無能為之心。既無能為之心，所思即忘，致使萬緣不息而自息，六窗不靜而自靜，不犯纖塵，頓入無心三昧。忽遇喫粥喫飯處，管取向鉢盂邊摸著匙筯，不怕甕中走却鼈。此是已驗之方，決不相賺。如有一句誑惑諸人，自招永墮，拔舌犁耕。現前學般若菩薩，必要明此一段大事，不憚山高水闊，特特來見西峰，況兼各各然指然香、立戒立願、礪齒磨牙、辦鐵石志。既有如是操略、如是知見，切須莫負自己初心、莫負父母捨汝出家心、莫負新建僧堂檀信心、莫負國王大臣外護心，直下具大信去、直下無變異去、直下壁立萬仞去、直下依樣畫猫兒去，畫來畫去，畫到結角羅紋處、心識路絕處、人法俱忘處，筆端下驀然突出箇活猫兒來。囚！元來盡大地是箇選佛場、盡大地是箇自己，到遮裏說甚龐居士？直饒三乘十地膽喪魂驚，碧眼黃頭容身無地。然雖如是，若要開鑿人天眼目、發揚佛祖宗猷，更須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一團，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，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，却來喫西峰痛棒。大眾！既是和自己颺了，又將甚麼喫棒？忽有箇不顧性命底漢子，聞恁麼舉出來，掀倒禪牀，喝散大眾。是則固是，要且西峰師子巖未肯點頭在。

上堂。無邊剎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、或歌或詠，諸人還知麼？諸人每日在選佛場前東行西行、或嗔或喜，山僧還知麼？若也彼此知得，不免分身碓搗、拔舌犁耕；若也彼此不知，管取釋迦拱手、彌勒歸依。因甚如此？不見道：知之一字，眾禍之門。

上堂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乃顧視左右，下座。

上堂：盡十方世界是箇鉢盂，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，屙屎放尿也在裏許，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。若也識得，達磨大

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；若也不識，二時粥飯將甚麼喫？參！
元正，上堂。新年頭，行新令。露柱燈籠，急著眼聽。竈頭西南角有片方磚，惺惺伶俐，伶俐惺惺。念茲在茲，必恭必敬。因甚如此？徐十三郎行年本命。
上堂：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愛惡兩重關。以拄杖⊕：總向遮



裏起，直饒識得根源，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。以拄杖 ：何曾踏著遮裏？擲拄杖云：你有拄杖子，與你拄杖子。
上堂，卓拄杖云：師子窟，師子吼，師子兒，無前後，驀然直下翻身，便解人前開口。即今莫有翻身底麼？擲拄杖云：鰕跳不出斗。
結制，上堂。大限九旬，小限七日。麤中有細，細中有密。密密無間，纖塵不立。正恁麼時，銀山鐵壁，進則無門，退之則失。如墮萬丈深坑，四面懸崖荊棘。切須猛烈英雄，直要翻身跳出。若還一念遲疑，佛亦救你不得。此是最上玄門，普請大家著力。山僧雖則不管閒非，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。[〇@(｜*｜*｜)]㊌[〇@∴]。
因從一禪人有省，上堂。二十餘年布箇縵天網子，打鳳羅龍，竟不曾遇著一箇鰕蟹。今日不期有箇蟭螟蟲撞入網中，固是不堪上眼，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，且道叫箇甚麼？大地山河一片雪。
上堂。昨夜夢中作得一偈，舉似大眾。良久，云：忘却了也。驀拈拄杖，云：拄杖子還記得麼？良久，云：同坑無異土。
浴佛，上堂。舉：世尊纔生下，乃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云：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師云：見怪不怪，其怪自壞。大眾會麼？更聽一頌：指天指地展戈矛，直至如今戰不休，假使羣靈都殺盡，一身還有一身愁。
祈晴，上堂。天關久鎖不開容，日夜滂沱鼓黑風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，云：憤性一槌俱擊碎，頂門迸出一輪紅。



中夏，上堂。以拂子 ：四十五日前薦得，非特日消萬兩黃金，亦乃能應四天下供養；四十五日後薦得，寸絲滴水，也當牽犁拽杷償他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，云：曾經巴峽猿啼處，不是愁人也斷腸。
上堂：忘却當年密授句，枉教一眾喫辛苦。夜來枕上忽憶著，年年五月黃梅雨。

上堂。一葉落，天下秋；一塵起，大地收。喝一喝，云：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上堂：海底泥牛銜月走，巖前石虎抱兒眠。鐵蛇鑽入金剛眼，崑崙騎象鷺鷥牽。此四句內，有一句能殺能活，能縱能奪。若檢點得出，許汝一生參學事畢。
直翁居士至，上堂：山僧有一奇特因緣，未嘗輕易拈出，今日幸遇直翁證明，供養大眾。良久，云：美食不中飽人餐。
冬至，上堂：陰向鼻端滅，陽從眼裏生，會得箇中意，更參三十年。
上堂。夜夜抱佛眠。上大人朝朝還共起。丘乙己起坐鎮相隨。化三千語默同居止。七十士纖毫不相離。爾小生如身影相似。八九子欲識佛住處。佳作仁只遮語聲是。可知禮也。傅大士和聲吐出。耀古騰今。妙上座矢上加尖。一場好笑。伶俐漢纔聞舉著。如珠在掌。如芥投針。若是機思遲鈍。三搭不回。昔年吾佛世尊。由斯之輩。三七思惟。計盡情忘。不免全身放倒。今日山僧到遮裏。也只得依條攀例。按下雲頭。倒轉鎗旗。就窠打劫。直教一箇箇不假乘舟鼓棹。游戲如來大圓覺海。以拂子打圓相云。還見麼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。還聞麼。蒼天蒼天。正所謂有耳不聞圓頓教。有眼不見舍那身。說甚長期短期。百千萬億阿僧祇。鼻孔依前向下垂。擲下拂子喝一喝下座。
普請，上堂。禪不在參，道不須悟，動轉施為，山嶽鼓舞。孟八郎漢便恁麼去，爭似西峰搬石運土？
上堂。昨夜東西兩天目議論狗子有無佛性話，儘儘爭之不已，山僧未免出來向他道：說有說無，總未夢見在。於是二邊懨懶而退。大眾！既謂有無俱不是，畢竟合作麼生？八角磨盤空裏走，三脚驢子弄蹄行。
因事，上堂。水中鹹味，色裏膠青。決定是有，不見其形。豎拂子，云：見其形，失却山前一村人眼睛。
上堂：八十日中，千說萬喻，說也說到無說時，聞也聞到無聞處。既是無說又無聞，功成果滿憑何舉？吹龍笛，擊鼉鼓，皓齒歌，細腰舞，桃花亂落如紅雨。
結制，上堂。西峰今年結夏，有一奇特事，不得不告報諸人。且道是甚奇特事？龍蛇混雜，凡聖同居。
上堂。大海無魚，大地無草，大富無糧，大悟無道。若人透此四重關，非特親見高峰眉毛長短、鼻孔淺深，猶如赫日當空，萬別千差無不照。雖然，喚作拂子則觸，不喚作拂子則背，畢竟喚作甚麼？
中夏，上堂。豎拂子，召大眾，云：到遮裏，進前一步也不得，退後一步也不得，總不恁麼也不得。畢竟如何？不得，不得。

解制，上堂。布袋頭開，餧驢餧馬，要騎便騎，要下便下。若到江西湖南，撞著焦尾大蟲，切莫道在西峰度夏。
上堂。喫粥了也，洗鉢盂去，矢上加尖，一場敗露。西峰今日忍俊不禁，却要向鷺鷥腿上割股。良久，云：便恁麼去。
開爐，上堂。豎起拂子，云：遮些火種，自靈山傳至西峰，已得二千二百三十餘載。今日幸遇開爐，特為諸人拈出。以拂子吹一吹，乃擲下，云：照顧燒却眉毛。
冬至，上堂。良久，云：一陽來復，萬物咸新。恭惟盲龜跛鼈、鬼怪妖精，莫問前長後短，大家扶起破沙盆。
臘八，上堂：黃面瞿曇夜半成道，正是喚奴作郎，贏得一場好笑。山僧恁麼告報，也是細姑嫌嫂。
晚參。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，動轉施為，輝今耀古。若是操心不正、悟處不真，粧粧點點、鬪鬪釘釘，被人輕輕拶著，未免喚燈籠作露柱。且道如何是實參實悟底消息？良久，云：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
上堂：西峰今日啟建圓覺長期，有四件切要事告報大眾：第一、不得隔壁聽聲；第二、不得暗裏偷光；第三、不得指東話西；第四、不得鬧中取靜。汝等諸人誠能遵行此令，管取剋日成功，超凡入聖。若也不然，縱歷阿僧祇，敢道未徹在。
上堂，舉：鵝湖和尚示眾云：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，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，尚乃浮逼逼地上大人丘乙己。雲門舉：問首座云：適來和尚道：未了底人浮逼逼地，了得底人浮逼逼地。意作麼生？座云：浮逼逼地可知禮也。門云：首座在此，頭白齒黃，作遮箇語話，曲則全。座云：上座作麼生？門云：要道即得，見即便見。若不見，莫亂道，枉則直。座云：只如堂頭和尚道：浮逼逼地。又作麼生？門云：頭上著枷，脚下著杻，重言不當喫。座云：恁麼則無佛法也，親言出親口。門云：此是文殊、普賢大人境界。是何言歟？二老披肝歷膽，西峰雪上加霜。還見鵝湖也無？若道見，端的在那一句？若道不見，諕訛在甚麼處？具眼底試點出看。
冬至，上堂。世間動不動法，皆屬陰陽遷變。驀拈拄杖，云：惟有山僧木上座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彫。乃靠拄杖，云：無形本寂寥。
上堂。低頭覓天，仰面尋地，波波挈挈，遠之遠矣。驀然撞著徐十三郎，嗄！元來只在遮裏。以手拍膝一下，云：在遮裏，臘月三十日到來，也是開眼見鬼。
上堂，舉：香嚴和尚一日上堂，時有僧問：不慕諸聖，不重己靈，如何？嚴云：萬機休罷，千聖不攜。臘月扇子，此時疏山在。眾作嘔聲，曰：是何言歟？低聲！低聲！嚴云：阿誰？眾曰：師叔。嚴

云：不肯老僧那出？云：是胡來胡現。嚴云：汝莫道得麼？山曰：道得，平地干戈。嚴云：汝試道看。山云：若教某甲道，須還師資禮始得，赤眼撞著火柴頭。嚴乃禮拜，舉前話問之，山曰：何不道肯諾不得，全草賊大敗？嚴云：直饒恁麼道，也須倒嗣三十年。設使住山無柴燒，近水無水喫，分明記取棒打石人頭，嘆嘆論實事。後住疏山，果如前記。大眾！二老互相屈辱，西峰從頭解注，還分優劣也無？若謂不分，因甚倒嗣三十年？若謂分，漏逗在甚麼處？伶俐漢！緇素得出，非惟截斷天下人舌頭，穿却天下人鼻孔，釋迦、彌勒與你作奴亦不為差。其或不然，更聽一頌：洞徹是非如夢幻，轉身未免墮深坑。須知別有通霄路，不許時人造次行。

上堂。拈拄杖召大眾，云：還見麼？人人眼裏有睛，不是瞎漢，決定是見。以拄杖卓一下，云：還聞麼？箇箇耳裏有竅，不是死漢，決定是聞。既見既聞，是箇甚麼？以拄杖○見聞即且止，只如六根未具之前、聲色未彰之際，未聞之聞、未見之見，正恁麼時，畢竟以何為驗？以拄杖[○@｜]：吾今與汝保任斯事，終不虛也。以拄杖[○@□]：三十年後，切忌妄通消息。靠拄杖，下座。

雪巖和尚忌拈香。昔年瞎却我眼，今朝穿却你鼻，冤冤相報無休，莫若克己復禮。遂插香，以袖掩面作哭聲，復以坐具搭左肩上，作女人拜云：非惟和尚同塵，免得遞相鈍置。

上堂。一年已減五日，光影如駒過隙，直須如救頭然，切莫隨情放逸。卓拄杖，云：夜來一雨雪消鎔，萬疊青山如洗出。

元宵，上堂。參禪須是鐵漢，著手心頭便判。只如雪覆千山，孤峰不白，作麼生判？擲拄杖，云：上元定是正月半。

上堂，舉：百丈和尚問溈山云：併却咽喉唇吻，道將一句來。山云：却請和尚道。師拈云：大小溈山推惡離己，今日忽有人問西峰：併却咽喉唇吻，道將一句來。即向他道：柴荒米貴，忍飢無暇。祇對。

佛涅槃，上堂：周行七步猶成跡，槨示雙趺豈易收？微雨灑花千點泪，淡烟籠竹一堆愁。

晚參。身貧道貧，無法可親，一味盲枷瞎棒，聞者見者莫不生嗔。卓拄杖，云：黃金自有黃金價，終不和沙賣與人。

結制，上堂。西峰今年結夏，全然不成保社。一日兩頭薄粥，大家忍飢無暇。雖有真如佛性、菩提涅槃，和聲擲拄杖，云：權且颺在師子巖下。

上堂。終日著衣，未嘗挂一縷絲；終日喫飯，未嘗咬一粒米。既然如是，且道即今身上著底、每日口裏喫底是箇甚麼？到遮裏，不論明與不明、徹與不徹，寸絲滴水也當牽犁拽杷償他。何故？一片白雲橫谷口，幾多歸鳥自迷巢。

上堂。若論此事，只要當人的有切心。纔有切心，真疑便起。真疑起時，不屬漸次。直下便能塵勞頓息，昏散屏除。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。纔到遮般時節，管取推門落臼。若是此念不切，真疑不起，饒你坐破蒲團百千萬箇，依舊日午打三更。
上堂：迷中有悟，悟復還迷。直須迷悟兩忘，人法俱遣，衲僧門下始有語話分。大眾，既是迷悟兩忘，人法俱遣，共語話者復是阿誰？速道！速道！
上堂：諸方拈槌豎拂，接物利生，祇解指虛空說虛空，指燈籠露柱說燈籠露柱。於是藥頭無驗，誤人多矣。西峰要向未有虛空名字以前說虛空，未有燈籠露柱以前說燈籠露柱，要使聞者見者，[祝/土]著磕著，一得永得，一證永證。大眾，未有名字以前，畢竟憑何施設？以拂子擊禪牀一下，又連擊兩下。
上堂。日正暄，春已暮，落花片片隨流去。拈拄杖，云：拄杖枝頭一點紅，馨香徧界無人顧。大眾！顧不顧即且止，畢竟一歸何處？擲拄杖，下座。
解制，上堂。一夏以來，諸人懨懨，山僧亦懨懨，懨懨逢懨懨，彼此無空過。今朝聖制告圓，不免更說些懨懨禪，贏得大家俱懨懨。如何是懨懨禪？咄！猛火著油煎。
除夜，小參。一年三百六十日，看看逗到今宵畢，十箇有五雙，參禪禪又不知、學道道亦不識，只遮不知不識四字正是三世諸佛骨髓、一大藏教根源，伶俐漢纔聞舉著，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，天上人間縱橫無礙。然雖如是，點檢將來猶是遮邊底消息，若謂那邊更那邊一著子，直饒西天四七、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古錐敢保未徹在。山僧與麼告報，忽有箇漢子心憤憤、口悱悱出來道：高峰，高峰，你有甚長處開得遮般大口？只向他道：來年更有新條在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
直翁居士施僧鞋上堂，以手指云：以此施者入無間獄，受此施者亦入無間獄。施者、受者既遭此報，汝等諸人還知利害處麼？以手合掌云：難消。
結制，上堂。封却拄杖頭，結却布袋頭，大家團欒頭，赤眼火柴頭。嗄！正是冤家共聚頭，不妨頭上更安頭。以拄杖打散。
中夏，上堂。前四十五日何處去？焦尾大蟲入鬧市；後四十五日何處來？三腳驢子上高臺。俊鷹快鷂，便合乘時；跛鼈盲龜，徒勞[跳-兆+孛]跳。
上堂。今年一期有五件好事，特為諸人分明揭示：第一、好僧堂，第二、好後架，第三、好知事，第四、好廚堂，第五、好衲子。若作佛法商量，掉棒打月；若作世諦流布，接竹點天。畢竟合作麼生？師子巖有箇焦尾大蟲，夜來惡發，被山僧劈脊一棒，化為微

塵，却借陳如尊者四大五蘊以為出入游戲之具。你一隊瞌睡漢，驢年也未夢見在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，舉風穴和尚因真園頭同念法華問訊次，穴問真云：如何是世尊不說說，迦葉不聞聞？真云：鶖鳩樹上啼。穴云：你作許多癡福作麼？何不體究言句？又問念法華云：你作麼生念？云：動容揚古路，不墮悄然機。穴却顧真園頭云：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念？自茲印可，名振四方。師云：山僧昔年侍立先師次，亦嘗被問此話，擬下語間，遂遭一頓熱棒打出，直得三日忍痛不已。大眾！端的要見二老優劣，但將妙上座喫棒處看。
雪巖和尚忌拈香：巴陵設忌三轉語，西峰單單只一句。且道是那一句鄴？遂插香，云：逢人切忌錯舉。
上堂，舉：凌行婆問浮杯：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？杯云：浮杯無剩語。婆云：未到浮杯，不妨疑著。杯云：更有長處，不妨拈出。婆斂手哭云：蒼天中更添怨苦。杯無語，婆云：語不知偏正，理不識倒邪，為人則禍生。後有僧舉似南泉，泉云：苦哉！浮杯被遮老婆摧折一上。婆聞得，笑云：王老師猶少機關在。時有幽州澄一禪客詣婆，乃問：南泉為甚少機關？婆哭云：可悲！可痛！澄一罔措，婆云：會麼？一合掌而立，婆云：跂死禪和，如麻似粟。後澄一舉似趙州，州云：我若見遮臭老婆，問教伊口啞。一云：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？州便打，一云：為甚却打某甲？州云：似遮般跂死禪和，不打更待何時？婆聞，却云：趙州合喫婆手中棒。州聞得，哭云：可悲！可痛！婆聞，乃歎云：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。州聞得，令人去問云：如何是趙州眼？婆乃豎起拳。僧回，舉似趙州，州乃有頌與婆云：當機覿面提，覿面當機疾，報爾凌行婆，哭聲何得失？婆有頌答云：哭聲師已曉，已曉復誰知？當時摩竭令，幾喪目前機。師拈云：山僧始者一看，將謂總是白拈賊；及乎再辨端倪，却有浮杯較些子。何故？不因漁父引，爭得見波濤？
佛誕，上堂。指天指地，一棒打殺。鴆屎砒霜，合造毒藥。颺在三千世界中，不知那箇親遭著。卓拄杖一下。
結制，上堂：西峯結制不尋常，穀滿倉兮僧滿堂，既得遮些根蒂固，大家搖扇取風涼。
上堂：門外有一人，用盡機謀，要入入不得。門裏有一人，做盡伎倆，要出出不得。出不得入不得即且置，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？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向愁人愁殺人。
開爐，上堂。三千世界作爐，百億須彌為炭，生鐵鑄就禪和，炙得通身紅爛。正恁麼時，莫有躲得過底麼？左右顧視，云：嗄！將謂水不能溺、火不能焚，元來總是一隊爛額焦頭漢。

上堂。十五日已前，[毯-炎+畏][毯-炎+畏][毯-炎+崔][毯-炎+崔]，魍魎魎魎。十五日已後，巍巍堂堂，煒煒煌煌。正當十五日，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槌，輕輕擊動，佛祖攢眉。即今莫有解擊底麼？以拂子擊禪牀，云：若將耳聽應難會，眼處聞聲方始知。

薦亡，上堂。入我法中，不論凡聖，動轉施為，咸遵舊令，要明少室格外新條。驀拈拄杖，云：未免借伊鼻孔出氣。卓拄杖，云：開甘露門。劃一畫，云：示甘露味，大地眾生頓超十地，惟有今辰覺成上座營齋報薦，考妣二位亡靈不在其內。何故？擲拄杖，云：分明一對黃金骨，不必栴檀入細雕。

留兩班，上堂。九旬把定重關，今朝放開一線，頂門具眼衲僧，自合知機識變。乃展手，云：依舊平分局面。

復舉：靈雲見桃花悟道：刺腦入膠盆。溈山道：從緣入者，永無退失，咬牙封雍齒。玄沙道：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，泣淚斬丁公。伶俐漢！直饒向遮裏見得，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，却來喫西峰痛棒。

上堂：一不成，二不是，紅底桃，白底李，紅紅白白不相瞞。因甚達磨大師被流支三藏打落當門齒？

通寧智顏菴主送法被至，上堂。裁蜀錦，翦吳綾，披白玉，間黃金。打成一片時，針箚不入；羅紋結角處，線路難尋。雖然，只如西峰以諸法空為座，以拄杖指被云：還著得遮箇麼？靠拄杖云：天香影散莓苔石，五葉花開薝蔔林。

結制，上堂：一百禪和三十州，無繩自縛萬山頭。誰是護生誰是殺？白雲影裏鐵船浮。

上堂，舉：雪峰因僧來參，峰問：甚處來？僧云：浙中來。峰云：船來？陸來？僧云：二途俱不涉。峰云：爭得到遮裏？僧云：有甚麼隔礙？峰打趁出。僧後十年再來，峰云：甚處來？僧云：湖南來。峰云：湖南與此間相去多少？僧云：不隔。峰舉拂，云：還隔遮箇麼？僧云：若隔，爭得到遮裏？峰亦打出。僧住後，每見人必罵雪峰，同行聞，特去相訪，遂問：你因甚罵雪峰？遮僧舉前兩段因緣，同行痛罵，與伊點破，遮僧遂悲泣，每於中夜焚香望雪峰禮拜。師拈云：遮箇公案頗類德山托鉢話，諸方商量者極多，錯會者亦不少。具眼底但於德山低頭處見得，便會雪峰打意；於巖頭不肯處見得，便會遮僧罵意；又於巖頭密啟處見得，便會同行點破意；於巖頭撫掌處見得，便會遮僧悲泣意；又於巖頭受記處見得，便會遮僧遙禮意。西峰今日將二老父父子子縛作一束，拋在諸人面前了也。諸人要見二老則易，要見西峰則難。何故？有眼無耳垛，六月火邊坐。

晚參。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狹路相逢，兩手分付。逴得便行，黃河三千年一度清。
上堂：意句不到，宗說不通，盲龜跛鼈；意句俱到，宗說俱通，盲龜跛鼈。西峰恁麼告報，莫有離此之外別有生涯底麼？盲龜跛鼈。佛誕，上堂。呱聲未絕便稱尊，攪得三千海嶽昏，惡水一年澆一度，知他雪屈是酬恩。
妙湛無為長老至，上堂。舉：劉鐵磨來參溈山，把髻投衙，山云：老牸牛！汝來也，引狗入寨。磨云：來日臺山大會有齋，和尚還去麼？癩免牽伴溈山作臥勢，隨邪逐惡。磨便出。咄！直饒逴得便行，也是韓獹逐塊。
冬至，舉：僧問古德云：一陽來復，日長一線，未審佛法長多少？德云：長一線。後又有古德云：一線長。師拈云：就窠打劫，還他二老本分鉗鎚。若謂佛法短長，端的未夢見在。今日忽有人問西峰：佛法長多少？只向他道：東西十萬，南北八千。
薌林居士至，上堂。此事如欲登天目大山相似，未到山時不免蘊一座山於八識田中，洎至一到，所蘊之山恍焉消殞。因甚如此？豎起拂子，云：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復舉：老子道：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其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師拈云：咄哉！遮漢錯下注脚。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其誰之子，毗耶城裏老維摩。
上堂，舉：雲門大師到乾峰，云：請師答話，含血噴人，先汙自口。峰云：到老僧也未？赤眼撞著火柴頭。門云：恁麼那，恁麼那，河裏失錢河裏摝。峰云：將謂猴白，更有猴黑，好手手中呈好手，紅心心裏中紅心。
雪巖和尚忌拈香：阿師示寂來，彈指恰八載，將謂入黃泉，面目儼然在。大眾！面目既在，拈起香云：莫是遮箇麼？插香云：認著依前猶隔海。
上堂：工夫不到不方圓，寬著程途急著鞭。但得此心常不昧，從教滄海變桑田。
解制，上堂。識得拄杖子，被拄杖子縛；不識拄杖子，亦被拄杖子縛。卓拄杖，云：不是弄潮人，徒勞遭點額。
復舉：金陵則監寺初參青峰，問云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峰云：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後謁法眼，眼云：曾見甚麼人來？則云：青峰來。眼云：有何言句？則舉前話，眼云：上座作麼生會？則云：丙丁屬火，以火覓火，如將自己覓自己。眼云：恁麼會又爭得？則云：某甲只恁麼，和尚作麼生？眼云：汝問我，我與汝道。則云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眼云：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則於言下頓悟。師拈云：遮則

公案，自古至今，覓箇不錯會底人，如星中揀月相似。只如則監寺於法眼言下悟去，要且不是順朱具眼底，試辨看。
重陽，上堂。大抵登高直須親到萬山之頂，若不到頂，爭知宇宙之寬？即今莫有到頂者麼？良久，云：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
復舉：慈明和尚每室中以水一盆，上笊一口劍，下著一緉草鞋，膝上橫按拄杖，凡有僧入門便指，纔擬便棒。師拈云：大小慈明勞而無功，西峰不動一鎗一旗，從教殩短鶴長。何故？年年九月九，徧地菊花香。
上堂，舉：永首座同慈明辭汾陽後，相從二十年，不得休歇。一夕，圍爐夜深，明以火筯敲炭，召云：永首座！永首座！永咄云：野狐精！明以手指云：訝郎當漢又恁麼去。永於言下頓悟。師拈云：遮箇公案，若曰依條直斷，慈明無端坑陷平人，合喫三十棒；永首座不合隨風倒柂，亦當代喫十棒。忽有箇抱不平底出來道：西峰瞥？則向他道：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
雪巖和尚忌拈香。咄哉老賊，偷心未息。石灰布袋，到處成跡。若謂子為父隱，畢竟曲不藏直。今日因齋慶讚，未免乘時拈出。
上堂。一年又過一月，今日又從頭起，循環烏兔如梭，百年光陰有幾？以拄杖卓一下，云：諸上座休瞌睡，直饒火急翻身，四大海水早已傾在汝耳裏。
結制，上堂。今年龍象頗多，權作三堂結夏。雖然名字不同，是法本無高下。中間有箇肉身菩薩，現與諸人同結同修、同眠同坐。若也點檢得出，說甚黃面瞿曇、西來達磨？不然，且待七月十五，却與諸人說破。
復舉僧問雲門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門云：東山水上行。又僧問圓悟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悟云：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師拈云：二老雖具頂門正眼，慤其本源，天地懸隔。
上堂：資生貴圖求富，參禪貴圖求悟。求悟若學資生，箇箇成佛作祖。咄！甜瓜徹蒂甜，苦瓠連根苦。
復舉：僧於馬祖前作四畫，上一畫長，下三畫短，云：不得道長，不得道短，離四句答某甲始得。祖乃畫一畫，云：不得道長，不得道短，答汝了也。後僧舉似忠國師，師云：何不問我？師拈云：字經三寫，烏焉成馬？西峰忍俊不禁，特為諸人改正去也。召侍者，云：分明記取。
上堂，舉：僧問長慶：眾手淘金，誰是得者？慶云：有伎倆者得。僧云：學人還得也無？慶云：大遠在。師拈云：西峰不然。今日忽有人問：眾手淘金，誰是得者？只向他道：阿誰無分？又云：學人還得也無？猶嫌少在。

上堂：千疑萬疑，祇是一疑。若能決此一疑，免教節上生枝。即今莫有決得底麼？若也決得，賞你一錠金。若決不得，亦賞你一錠金。何故？豈不見道，至道無難，惟嫌揀擇。
復舉：僧問法眼：聲色二字如何透得？法眼召大眾云：若會得，遮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。師拈云：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。
解制，上堂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打開布袋頭，放出百千牛，縱隨芳草去，終不被人收。一日歸來重會面，半含容笑半含羞。大眾！羞即且止，畢竟笑箇甚麼？又卓一下，云：休。
復舉：芙蓉一日告辭馬祖，祖云：裝却包了來，與你說一上佛法。芙蓉於次日至方丈侍立，少頃，祖云：時寒，善為道路。芙蓉至法堂上，忽然有省。師拈云：馬祖佛法恁麼流布，拈花微笑，命若懸絲。今日凡有人來告辭，總與草鞋一緉。
上堂：今朝八月一，行脚禪和出。不識自家珍，却向途中覓。直饒走徧一百一十城，參見五十三善知識，功超十地三乘，位等釋迦彌勒。若還來到西峰，未免一棒打折你驢脊。
起期，上堂。山僧久病，服藥不瘳；大眾久參，於心不悟。所以病到筋斷骨折處、參到情窮理極時，一一檢點將來，全無些子靈驗。記得去年有一則未了公案，今日擬循舊例別刱新條，以八十日劃地為牢，要諸人各各通箇口欵，不得將無作有、不得指東話西、不得舉意博量、不得擬心湊泊。若有箇不顧性命底漢，向事未著、罪未彰以前一欵盡招，西峰拄杖子當為伊據欵結案。
辭眾。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，罪犯彌天，末後有一句子，不敢累及平人，自領去也。大眾！還有知落處者麼？良久，云：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

示禪人

三世諸佛，歷代祖師，留下一言半句，惟務眾生超越三界，斷生死流。故云：為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。若論此一大事，如馬前相撲，又如電光影裏穿針相似，無你思量解會處，無你計較分別處。所以道：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是故世尊於靈山會上，臨末梢頭，將三百六十骨節，八萬四千毛竅，盡底掀翻，雖有百萬眾圍繞承當者，惟迦葉一人而已。信知此事，決非草草。若要的實明證，須開特達懷，發丈夫志，將從前惡知惡解，奇言妙句，禪道佛法，盡平生眼裏所見底，耳裏所聞底，莫顧危亡得失，人我是非，到與不到，徹與不徹，發大忿怒，奮金剛利刃，如斬一握絲，一斬一切斷，一斷之後，更不相續，直得胸次中空勞勞地，虛豁豁地，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，更無一法可當，情與初生無異，喫茶不知茶，喫

飯不知飯，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情識頓淨，計較都忘，恰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，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，到遮裏，驀然脚蹉手跌，心華頓發，洞照十方，如杲日麗天，又如明鏡當臺，不越一念，頓成正覺。非惟明此一大事，從上若佛若祖，一切差別因緣，悉皆透頂透底，佛法世法打成一片，騰騰任運，任運騰騰，灑灑落落，乾乾淨淨，做一箇無為無事出格真道人也。恁麼出世一番，方曰：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耳。若是此念輕微，志不猛利，[毯-炎+畏][毯-炎+畏][毯-炎+崔][毯-炎+崔]，魍魎魍魎，今日也恁麼，明日也恁麼，設使三十年、二十年用工，一如水浸石頭相似，看看逗到臘月三十日，十箇有五雙懨懨而去，致令晚學初機不生敬慕，似遮般底漢，到高峰門下打殺萬萬千千，有甚麼罪過？今日我之一眾，莫不皆是俊鷹快鷂，如龍若虎，舉一明三，目機銖兩，豈肯作遮般體態，兀兀度時？然雖如是，正恁麼時，畢竟喚甚麼作一大事？若也道得，與汝三十拄杖；若道不得，亦與三十拄杖。何故？卓拄杖一下，云：高峰門下，賞罰分明。

兄弟家十年二十年，以至一生絕世忘緣，單明此事不透脫者，病在於何本分衲僧？試拈出看。莫是宿無靈骨麼？莫是不遇明師麼？莫是一暴十寒麼？莫是根劣志微麼？莫是汩沒塵勞麼？莫是沈空滯寂麼？莫是雜毒入心麼？莫是時節未至麼？莫是不疑言句麼？莫是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麼？若論膏肓之疾，總不在遮裏。既不在遮裏，畢竟在甚麼處？咄！三條椽下，七尺單前。

若論此事，如大火聚，烈燄亘天，曾無少間。世間所有之物，悉皆投至。猶如片雪，點著便消，爭容毫末。若能恁麼提持，剋日之功，萬不失一。倘不然者，縱經塵劫，徒受勞矣。

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，人人本具，箇箇圓成，如握拳展掌，渾不犯纖毫之力，祇為心猿擾擾，意馬喧喧，恣縱三毒無明，妄執人我等相，如水澆冰，愈加濃厚，障却自己靈光，決定無由得現。若是生鐵鑄就底漢，的實要明，亦非造次，直須發大志，立大願，殺却心猿意馬，斷除妄想塵勞，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，不顧危亡得失，人我是非，忘寢忘餐，絕思絕慮，晝三夜三，心心相次，念念相續，箚定脚頭，咬定牙關，牢牢把定繩頭，更不容絲毫走作。假使有人取你頭，除你手足，剜你心肝，乃至命終，誠不可捨，到遮裏方有少分做工夫氣味。嗟乎！末法去聖時遙，多有一等泛泛之流，竟不信有悟門，但只向遮邊穿鑿，那邊計較，直饒計較得成，穿鑿得就，眼光落地時，還用得著也無？若用得著，世尊雪山六年、達磨少林九載、長慶坐破七箇蒲團、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、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，何須討許多生受喫？更有一等成十年、二十年用工，不曾有箇入處者，只為他宿無靈骨、志不堅固，半信半疑、或起或

倒、弄來弄去，世情轉轉純熟、道念漸漸生疏，十二時中難有一箇時辰把捉得定、打成一片似遮般底，直饒弄到彌勒下生也有甚麼交涉？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，不肯胡亂打頭，便要尋箇作家，纔聞舉著一言半句，更不擬議，直下便恁麼信得及、作得主、把得定，孤迥迥、峭巍巍、淨躶躶、赤灑灑，更不問危亡得失，只恁麼捱將去，驀然繩斷喫攆、絕後再甦，看他本地風光何處更覓佛矣？又有一偈舉似大眾：急水灘頭泊小舟，切須牢把遮繩頭，驀然繩斷難迴避，直到通身血迸流。

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生不知來處，謂之生大。死不知去處，謂之死大。只遮生死一大事，乃是參禪學道之喉襟，成佛作祖之管轄。三世如來，恒沙諸佛，千變萬化，出現世間，蓋為此生死一大事之本源。西天四七，唐土二三，以至天下老和尚，出沒卷舒，逆行順化，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。諸方禪衲，不憚勞苦，三十年，二十年，撥草瞻風，磨裩擦袴，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。汝等諸人，發心出家，發心行脚，發心來見高峰，晝三夜三，眉毛撕結，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。四生六道，千劫萬劫，改頭換面，受苦受辛，亦是迷此一大事之本源。吾佛世尊，捨金輪王位，雪山六年苦行，夜半見明星悟道，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達磨大師，入此土來，少林面壁九載，神光斷臂，於覓心不可得處，打失鼻孔，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臨濟遭黃檗六十痛棒，向大愚肋下還拳，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靈雲桃花，香嚴擊竹，長慶捲簾，玄沙[祝/土]指，乃至從上知識，有契有證，利生接物，總不出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多見兄弟家，雖曰入此一門，往往不知學道之本源，不能奮其志，因循度日。今來未免葛藤，引如上佛祖入道之因，及悟道之由，以為標格。晚學初機，方堪趣向。且道如何趣向？不見古人道：若要脫生死，須透祖師關。畢竟將甚麼作關？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。不得有語，不得無語。若向遮裏著得一隻眼，覷得破，轉得身，通得氣。無關不透，無法不通。頭頭示現，物物全彰。無邊剎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所以水潦和尚見馬大師禮拜起，擬伸問間，被馬祖攔胸一踏，踏倒起來，呵呵大笑云：百千法門，無量妙義，總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。德山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，豁然大悟。次日遂將疏鈔於法堂上爇云：窮諸玄辨，若一毫置於太虛。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到遮裏有甚麼禪道可參？有甚麼佛法可學？有甚麼生死可脫？有甚麼涅槃可證？騰騰任運，任運騰騰。臘月三十日到來，管取得大自在，去住自由。故云：自從認得曹溪路，了知生死不相干。然雖如是，豎拂子云：且道遮箇是生耶？是死耶？若也道得，便可向無佛處稱尊，無

法處說法。其或未然，山僧不懼羞慚，更與諸人露箇消息。擲下拂子云：夜冷魚潛空下釣，不如收卷過殘年。

兄弟家成，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，不見佛性，往往皆謂被昏沈掉舉之所籠罩，殊不知只遮昏沈掉舉四字，當體即是佛性。堪嗟迷人不了，妄自執法為病，以病攻病，致使佛性愈求愈遠，轉急轉遲。設使一箇半箇回光返照，直下知非，廓然藥病兩忘，眼睛露出，洞明達磨單傳，徹見本來佛性。若據西峰點檢將來，猶是生死岸頭事；若曰向上一路，須知更在青山外。

若論此事，正如逆水撐船，上得一篙，退去十篙，上得十篙，退去千篙，愈撐愈退，退之又退，直饒退到大洋海底，掇轉船頭，決欲又要向彼中撐上。若具遮般操志，即是到家消息。如人上山，各自努力。

若論此事，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相似，透頂透底，了無絲毫間隔。誠能如是用工，如是無間，一七日中若無倒斷，妙上座永墮阿鼻地獄。

法門廣無邊，參禪第一義。若真師子兒，不入他羣隊。直下便翻身，諸獸皆迴避。毗盧頂上行，生死海中戲。佛祖不知名，眾魔爭敢遮。奇哉此妙門，寂寞無人思。若有發初心，須具大根器。內外絕諸緣，屏心立堅志。譬如人架屋，先須實基址。基實屋無傾，志堅道成易。提箇趙州無，截斷有無意。豎起鐵脊梁，急著眼睛覷。密密與緜緜，絲毫無間棄。譬如人倒懸，念念更無異。日夜苦思量，一心求脫離。不分東與西，寢食都忘記。又如初生兒，呼喚渾不視。用工到那時，如人鑽火燧。漸見黑黃烟，知火必在此。切莫顧危亡，更須加猛利。直待火星飛，通身是燄熾。余雖不會禪，也曾恁麼試。只在剎那間，可立而待至。頂門眼豁開，裂破娘生鼻。海竭須彌崩，虛空撲落地。十方賢聖師，盡是眼中刺。微笑與拈花，可煞不知愧。更有葛藤根，一千七百事。嗚呼後代人，盡食他殘饋。若更問如何，拳頭劈口捶。十二時中，四威儀內，寶劍全提，如臨大陣。纔有絲毫念起，當急剉之，一斷永斷，莫令再續。若能如是用工，管取干戈永息，天下太平。有志之士，思之遵之，夜後參前，遞相警勵。

此事的要剋日成功，如善射者仰箭射空，復以後箭射前箭筈，筈筈承箭，箭箭中筈，首尾相資，上下貫串，住於空中，經久不墮，蓋是精進之功，決非神力所致。凡學般若菩薩亦復如是，汝等應當精進，如彼射空。正恁麼時，莫有善射底麼？以拂作彎弓勢，云：看箭！

參禪一著莫遲疑，念念如同救火時。烈燄亘天渾不顧，翻身直造萬重圍。一朝火滅烟消後，鼻孔依前向下垂。

如人負重過急流溪，行至中間，忽遇黑風暴雨，其水愈急，其水愈深，退亦不能，進亦不能，擬議之間，喪身失命。正恁麼時，合作麼生參？

若論參禪之要，不可執蒲團為工夫，墮於昏沈散亂中，落在輕安寂靜裏，總皆不覺不知，非惟虛喪光陰，難消施主供養，一朝眼光落地之時，畢竟將何所靠？山僧昔年在眾，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，只是從朝至暮，東行西行，步步不離，心心無間，如是經及三載，曾無一念懈怠心。一日，驀然踏著自家底，元來寸步不曾移。

若謂著實參禪，決須具足三要。第一要有大信根，明知此事，如靠一座須彌山。第二要有大憤志，如遇殺父冤讐，直欲便與一刀兩段。第三要有大疑情，如暗他做了一件極事，正在欲露未露之時。十二時中，果能具此三要，管取剋日成功，不怕甕中走鼈。苟闕其一，譬如折足之鼎，終成廢器。然雖如是，落在西峰坑子裏，也不得不救。咄！

若論此事，無尊無卑，無老無少，無男無女，無利無鈍。故我世尊於正覺山前，臘月八夜見明星悟道，乃言：奇哉眾生！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又云：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又云：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既無差別，亦無高下。從上佛祖、古今知識，乃至天下老和尚，有契有證，有遲有速，有難有易。畢竟如何？譬如諸人在此，各各有箇家業，驀然一日圓光返照，思憶還原，或有經年而到者，或有經月而到者，或有經日而到者，或有頃刻而到者，又有至死而不到者。蓋離家有遠近之殊，故到有遲速難易之別。然雖如是，中問有箇漢子，無家業可歸，無禪道可學，無生死可脫，無涅槃可證，終日騰騰任運，任運騰騰。若他點檢得出，釋迦、彌勒與你提瓶挈鉢，亦不為分外。苟或不然，以拂子擊禪牀兩下，喝兩喝，云：若到諸方，切忌錯舉。

此事譬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搕[打-丁+(天/韭)]相似，從朝至暮，雨打風吹，直是無人覷著。殊不知有一所無盡寶藏蘊在其中，若也拾得，百劫千生取之無盡、用之無竭。須知此藏不從外來，皆從你諸人一箇信字上發生。若信得及，決不相誤；若信不及，縱經塵劫，亦無是處。普請諸人便恁麼信去，免教做箇貧窮乞兒。且道此藏即今在甚處？良久，云：不入虎穴，爭得虎子？

萬法歸一一何歸，只貴惺惺著意疑。疑到情忘心絕處，金烏夜半徹天飛。

若窮此事，用工極際，正如空裏栽花，水中撈月，直是無你下手處，無你用心處。往往纔遇遮境界現前，十箇有五雙打退鼓，殊不知正是到家底消息。若是孟八郎漢，便就下手不得處，用心不及時，猶如關羽百萬軍中不顧得喪，直取顏良。誠有如是操略，如是

猛利，管取彈指收功，剎那成聖。若不然者，饒你參到彌勒下生，也只是箇張上座。
有時熱閧閧，有時冷冰冰，有時如牽驢入井，有時如順水張帆，因此四魔更相殘害，致使學人忘家失業。西峰今日略施一計，要與諸人掃蹤滅跡。良久，云：捷。
若論此事，如登萬仞之山，一步一步將搆至頂，惟有數步壁絕攀躋。到遮裏，須是箇純鋼打就底，捨命[拚-ㄙ+ㄊ]身，左捱右捱，捱來捱去，以上為期。縱經千生萬劫，萬難千魔，此心此志，愈堅愈強。若是根本不實，泛泛之徒，何止望崖，管取聞風而退矣。
示直翁居士。終日共談不二，未嘗舉著一字。復問：此意如何？不免遞相鈍置。父母非我親，誰是最親者？盲龜跛鼈靈利漢，向遮裏薦得，便見無邊剎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其或未然，不妨撇轉機輪，便就盲龜跛鼈上著些精彩、起箇疑情，疑來疑去，直教內外打成一片，終日無絲毫滲漏，鯁鯁於懷，如中毒藥相似。又若金剛圈、栗棘蓬，決定要吞、決定要透，但盡平生伎倆憤將去，自然有箇悟處。假使今生吞透不下，眼光落地之時，縱在諸惡趣中，不驚不怖、無拘無絆，設遇閻家老子、諸大鬼王，亦皆拱手。何故？蓋為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。然則有諸現業，畢竟般若力勝，如箇金剛幢子，鑽之不入、撼之不動。世人出於豪勢門牆亦復如是，一切官屬吏卒無不畏之。又若擲物墮地，重處先著目。即雖有成住壞空之相，如龍脫殼，如客旅居。其實本主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增無減，無老無少。自無始劫來，至於今生，頭出頭沒，千變萬化，未嘗移易絲毫許。堪嗟一等學人，往往多認遮箇識神，不求正悟，不脫生死，置之莫論。今生既下此般若種子，纔出頭來，管取福慧兩全，超今越古。裴相國、李駙馬、韓文公、白樂天、蘇東坡、張無盡，即此之類也。雖沈迷欲境，亦不曾用工。纔參見善知識，一言之下，頓悟上乘，超越生死。雖在塵中游戲三昧，不忘佛囑，外護吾門，咸載祖燈，續佛慧命。此等若不是宿世栽培，焉得便恁麼開花結子，福足慧足？是則固是，今日山僧却有箇煅凡成聖底藥頭，不假栽培底種子。說則辭繁，略舉一偈：欲明種子因，熟讀上大人。若到可知禮，盲龜跛鼈親。
示淨修侍者。予假此來二十四年，常在病中求醫服藥，歷盡萬般艱苦，爭知病在膏肓，無藥可療。後至雙徑，夢中服斷橋和尚所授之丹，至第六日，不期觸發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，直得魂飛膽喪，絕後重甦，當時便覺四大輕安，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擔子相似。今將此丹授之於汝，汝欲服之，先將六情六識、四大五蘊、山河大地、萬象森羅，總鎔作一箇疑團，頓在目前，不假一鎗一旗，靜悄悄地，便似箇清平世界。如是行也只是箇疑團，坐也只是箇疑團，著

衣喫飯也只是箇疑團，屙屎放尿也只是箇疑團，以至見聞覺知總只是箇疑團。疑來疑去，疑至省力處，便是得力處，不疑自疑，不舉自舉，從朝至暮，粘頭綴尾，打成一片，無絲毫縫罅，撼亦不動，趁亦不去，昭昭靈靈，常現在前，如順水流舟，全不犯手，只此便是得力底時節也。更須慤其正念，慎無二心，展轉磨光，展轉淘汰，窮玄盡奧，至極至微，向一毫頭上安身，孤孤迥迥，卓卓巍巍，不動不搖，無來無去，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，從茲塵勞頓息，昏散勦除，行亦不知行，坐亦不知坐，寒亦不知寒，熱亦不知熱，喫茶不知茶，喫飯不知飯，終日獃憃憃地，却似箇泥塑木雕底，故謂墻壁無殊。纔有遮境界現前，即是到家之消息也，決定去他不遠也，巴得搆也，撮得著也，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。見恁麼說，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，將心待之又却不得，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，要一念棄之，直須堅凝正念，以悟為則。當此之際，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，所有一切奇異殊勝、善惡應驗之事，隨汝心設，隨汝心生，隨汝心求，隨汝心現，凡有所欲，無不遂之。汝若瞥起毫釐差別心，擬生纖塵妄想念，即便墮他圈繢，即便被他作主，即便聽他指揮，便乃口說魔話，心行魔行，反誹他非，自譽真道，般若正因從茲永泯，菩提種子不復生芽，劫劫生生常為伴侶。當知此諸魔境皆從自心所起，自心所生心若不起，爭如之何？天台云：汝之伎倆有盡，我之不采無窮。誠哉是言也。但只要一切處放教冷冰冰地去，平妥妥地去，純清絕點去，一念萬年去，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，疑團子欻然爆地一聲，管取驚天動地。勉之，勉之。

示信翁居士。大抵參禪不分緇素，但只要一箇決定信字。若能直下信得及、把得定、作得主，不被五欲所撼，如箇鐵橛子相似，管取剋日成功，不怕甕中走鼈。豈不見華嚴會上善財童子，歷一百一十城，參五十三善知識，獲無上果，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法華會上八歲龍女，直往南方無垢世界獻珠成佛，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涅槃會上廣額屠兒，颺下屠刀，唱言：我是千佛一數。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昔有阿那律陀，因被佛訶，七日不睡，失去雙目，大千世界如觀掌果，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復有一少比丘，戲一老比丘與證果位，遂以皮毬打頭四下，即獲四果，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楊岐參慈明和尚，令充監寺，以至十載，打失鼻孔，道播天下，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從上若佛若祖，超登彼岸，轉大法輪，接物利生，莫不皆由此一箇信字中流出。故云：信是道元功德母，信是無上佛菩提，信能永斷煩惱本，信能速證解脫門。昔有善星比丘，侍佛二十年，不離左右，蓋謂無此一箇信字，不成聖道，生陷泥犂。今日信翁居士，雖處富貴之中，能具如是決定之信。昨於壬午歲，登山求見，

不納而回。又於次年冬，拉直翁居士同訪，始得入門。今又越一載，齎糧裹糗，特來相從，乞受毗尼，願為弟子。故以連日詰其端由，的有篤信趣道之志。維摩經云：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華；卑濕淤泥，乃生此華。正謂此也。山僧由是撫之，將箇省力易修曾驗底話頭，兩手分付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決能便恁麼信去，便恁麼疑去。須知疑以信為體，悟以疑為用。信有十分，疑有十分；疑得十分，悟得十分。譬如水漲船高，泥多佛大。西天此土，古今知識，發揚此段光明，莫不只是一箇決疑而已。千疑萬疑，只是一疑。決此疑者，更無餘疑。既無餘疑，即與釋迦、彌勒、淨名、龐老，不增不減，無二無別。同一眼見，同一耳聞，同一受用，同一出沒。天堂地獄，任意逍遙；虎穴魔宮，縱橫無礙。騰騰任運，任運騰騰。故涅槃經云：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須知此樂，非妄念遷注情識之樂，乃是真淨無為之樂耳。夫子云：夕死可矣。顏回不改其樂，曾點舞詠而歸，咸佩此無生真空之樂也。苟或不疑不信，饒你坐到彌勒下生，也只做得箇依草附木之精、靈魂不散底死漢。教中言：二乘小果，雖入八萬劫，大定不信。此事去聖逾遙，常被佛訶，直欲發大信、起大疑，疑來疑去，一念萬年、萬年一念，的的要見遮一著子下落，如與人結了生死冤讐相似，心憤憤地即欲便與一刀兩段，縱於造次顛沛之際，皆是猛利著鞭之時節。若到不疑自疑，寤寐無失，有眼如盲、有耳如聾，不墮見聞窠臼，猶是能所未忘、偷心未息，切宜精進中倍加精進，直教行不知行、坐不知坐，東西不辨、南北不分，不見有一法可當情，如箇無孔鐵鎚相似，能疑所疑、內心外境，雙亡雙泯、無無亦無。到遮裏舉足下足處，切忌踏翻大海、踢倒須彌，折旋俯仰時照顧，觸瞎達磨眼睛、磕破釋迦鼻孔；其或未然，更與添箇注脚。僧問趙州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州云：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師云：大小趙州拖泥帶水，非特不能為遮僧斬斷疑情，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。西峰則不然，今日忽有人問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只向他道：狗舐熱油鐺。信翁！信翁！若向遮裏擔荷得去，只遮一箇信字，也是眼中著屑。

示理通上人。大抵學人打頭，不遇本分作家，十年二十年，遮邊那邊，或參或學，或傳或記，殘羹餿飯，惡知惡覺，尖尖滿滿，築一肚皮，正如箇臭糟瓶相似。若遇箇有鼻孔底聞著，未免惡心嘔吐。到遮裏，設要知非悔過，別立生涯，直須盡底傾出，三回四回洗，七番八番泡，去教乾乾淨淨，無一點氣息，般若靈丹，方堪趣向。若是悤悤草草，打屏不乾，縱盛上品醍醐，亦未免變作一瓶惡水。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咄！毒氣深入。

答直翁居士書。來書置問，皆是辨論學人用工上疑惑處，當為決之，俾晚學初機趣向無滯。問：平常心是道？無心是道？此平常心無心之語，成却多小人，誤却多少人，往往不知泥中有刺、笑裏有刀者，何啻有掉棒打月、接竹點天？古人答一言半句，如揮吹毛利刃，直欲便要斷人命根。若是箇皮下有血底，直下承當，更無擬議。若撞著箇不知痛痒底，從饒髑髏徧地，也乾沒星子事。又如石中藏玉，識者知有連城之璧，不識者只作一塊頑石視之。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，不可向語句上著到。且道既不在語句上，畢竟在甚處



著到？若向遮裏薦得，便知此事不假修治，如身使臂、如臂使拳，極是成現、極是省力，但信得及便是，何待瞠眉豎目、做模打樣看箇一字？倘或不然，古云：莫道無心云是道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何止一重，更須知有百千萬重在。苟不發憤志精進，下一段死工夫，豈於木石之有異乎。凡做工夫到極則處，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，却與前之無心天地相越。達磨云：心如牆壁。夫子三月忘味，顏回終日如愚，賈島取捨推敲，此等即是無心之類也。到遮裏，能舉所舉，能疑所疑，雙忘雙泯，無無亦無，香嚴聞聲，靈雲見色，玄沙[祝/土]指，長慶捲簾，莫不皆由此無心而悟也。到遮裏，設有毫釐待悟，心生纖塵，精進念起，即是偷心未息，能所未忘。此之一病，悉是障道之端也。若要契悟真空，親到古人地位，必須真正至於無心三昧始得。然此無心，汝譬頗明，吾復以偈證之：不得遮箇，爭得那箇。既得那箇，忘却遮箇。然雖如是，更須知道遮箇那箇，總是假箇的的真底聾。咄，陽燄空華，

通仰山雪巖和尚疑嗣書。昔年敗缺，親曾剖露師前。今日重疑，不免從頭拈出。某十五歲出家，十六為僧，十八習天台教，二十更衣入淨慈，立三年死限學禪。遂請益斷橋和尚，令參生從何來，死從何去。於是意分兩路，心不歸一，又不曾得斷橋和尚說做工夫處分曉。看看擔閣一年有餘，每日只如箇迷路人相似。那時因被三年限逼，正在煩惱中，忽見台州淨兄說：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，何不去一轉？於是欣然懷香，詣北磵塔頭請益。方問訊插香，被一頓痛拳打出，即關却門，一路垂淚，回至僧堂。次日粥罷復上，始得親近，即問已前做處，某一一供吐，當下便蒙勦除日前所積之病。却令看箇無字，從頭開發做工夫一徧，如暗得燈，如懸得救，自此方解用工處。又令日日上來一轉，要見用工次第。如人行路，日日要見工程，不可今日也恁麼，明日也恁麼。每日纔見入來，便問：今日工夫如何？因見說得有緒，後竟不問做處。一入門便問：阿誰與

你拖遮死屍來？聲未絕，便以痛拳打出。每日但只恁麼問，恁麼打，正被逼拶有些涯際。值老和尚赴南明請，臨行囑云：我去入院了，却令人來取你。後竟絕消息，即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，至俗親處整頓行裝。不期俗親念某等年幼，又不曾涉途，行李度牒總被收却。時二月初，諸方挂搭皆不可討，不免挑包上徑山，二月半歸堂。忽於次月十六夜，夢中忽憶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話，自此疑情頓發，打成一片，直得東西不辨，寢食俱忘。至第六日辰巳間，在廊下行，見眾僧堂內出，不覺輥於隊中，至三塔閣上諷經，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，末後兩句云：百年三萬六千朝，返覆元來是遮漢。日前被老和尚所問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，直得魂飛膽喪，絕後再甦，何啻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。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林忌日也，其年恰廿四歲。滿三年限，便欲造南明求決，那堪逼夏，諸鄉人亦不容，直至解夏方到南明，納一場敗缺。室中雖則累蒙煅煉，明得公案，亦不受人瞞。及乎開口，心下又覺得渾了，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，如欠人債相似。正欲在彼終身侍奉，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，遽違座下。至乙丑年，老和尚在道場作挂牌時，又得依附隨侍赴天寧。中間因被詰問：日間浩浩時，還作得主麼？答云：作得主。又問：睡夢中作得主麼？答云：作得主。又問：正睡著時，無夢無想，無見無聞，主在甚麼處？到遮裏，直得無言可對，無理可伸。和尚却囑云：從今日去，也不要你學佛學法，也不要你窮古窮今，但只飢來喫飯，困來打眠，纔眠覺來，却抖擻精神，我遮一覺主人公，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？雖信得及，遵守此語，奈資質遲鈍，轉見難明，遂有龍鬚之行。即自誓云：[拚-厶+𠂤]一生做箇癡獃漢，定要見遮一著子明白。經及五年，一日寓庵宿，睡覺，正疑此事，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，驀然打破疑團，如在羅網中跳出。追憶日前佛祖所疑諝訛公案，古今差別因緣，恰如泗州見大聖，遠客還故鄉，元來只是舊時人，不改舊時行履處。自此安邦定國，天下太平，一念無為，十方坐斷。如上所供，並是詣實，伏望尊慈，特垂詳覽。

室中垂語。大徹底人本脫生死，因甚命根不斷？　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，因甚有明與不明？　大修行人當遵佛行，因甚不守毗尼？　杲日當空，無所不照，因甚被片雲遮却？　人人有箇影子，寸步不離，因甚踏不著？　盡大地是箇火坑，得何三昧不被燒却？普說尋常教人做工夫，看箇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公案，看時須是發大疑情。世間一切萬法總歸一法，一畢竟歸在何處？向行住坐臥處、著衣喫飯處、屙屎放尿處，抖擻精神，急下手脚，但恁麼疑，畢竟一歸何處？決定要討箇分曉，不可拋在無事甲裏，不可胡思亂想，須要緜緜密密打成一片，直教如大病一般，喫飯不知飯味，喫

茶不知茶味，如癡如呆，東西不辨，南北不分，工夫做到遮裏，管取心華發明，悟徹本來面目。生死路頭不言可知，須要世間情念放教輕微，道念自然濃厚。古人云：生處要熟，熟處要生。閑時不要看經，消遣工夫不得成一片，只要起身行道，急著精神，討箇一歸何處著落，自然不用看經公案，便是一卷不斷頭經，晝夜常轉，何須又要頭上安頭？若作恁麼工夫，天龍自然護持，何須祈禱？但要絕世緣，省言語。古人道：二十年不開口說話，向後佛也奈何你不得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如人上山，各自努力勉之。偈曰：

紅塵堆裏學山居，　寂滅身心道有餘。
但得胸中憎愛盡，　不參禪亦是工夫。

高峯大師語錄卷下

拈古

世尊纔生下，乃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雲門云：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

師云：世尊大似靈龜曳尾，自取喪身之兆。雲門雖則全提正令，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。當時但於地上劃一圓相，就圓相中書箇丁字，復展兩手示之，管取冰消瓦解。

世尊一日陞座，默然而坐。阿難白椎云：請世尊說法。世尊云：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，我故不說法。阿難以他心通觀二比丘，遂乃遣出。世尊還復默然。阿難又白：適來為二比丘犯律，是二比丘已遣出，世尊何不說法？世尊云：吾誓不為二乘聲聞人說法。便下座。

師云：世尊能挽千鈞之弩，銀山鐵壁，箭箭皆通。阿難雖有隱身之術，殊不覺髑髏後中箭，還有躲得過底麼？

世尊！有異學問：諸法是常耶？世尊不對。又問：諸法是無常耶？亦不對。異學曰：世尊具一切智，何不對我？世尊云：汝之所問，皆為戲論。

師云：異學有言：若啞，世尊無語。如雷遮裏，見得分明，正是增益戲論。何故？諦聽！諦聽！

世尊因自恣日，文殊三處過夏。迦葉欲白槌擯出，纔拈槌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。迦葉盡其神力，槌不能舉。世尊遂問迦葉：汝擬擯那箇文殊？迦葉無對。

師云：文殊知底，迦葉不知；迦葉知底，文殊不知。彼彼不知且置，百千萬億文殊，那箇是真底？

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是時眾皆默然，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

師云：世尊扶頭，迦葉扶尾，直至如今，擡舉不起。莫有共著力者麼？以兩手作扶勢，云：也只兀底。

世尊於涅槃會上，以手摩胸，告眾云：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勿令後悔。若謂吾滅度，非吾弟子；若謂吾不滅度，亦非吾弟子。時百萬億眾，悉皆契悟。

師云：黃面瞿曇四十九年顛之倒之、橫說豎說，貴圖末後殷勤，殊不知賺他百萬億眾生，令墮在鐵圍山下，無由解脫。

馬大師因僧問：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直指西來意。師云：我今日勞倦，不能為你說，問取智藏去。僧乃問藏，藏云：何不問和尚？

曰：和尚教來問。藏云：我今日頭痛，不能為你說，去問取海兄。僧遂問海，海云：我到遮裏却不會。僧回舉似師，師云：藏頭白，海頭黑。

師云：馬師父子一門，非特佛口蛇心，亦善六韜三略。遮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，管取喪身失命。

僧問馬祖：如何是佛？祖云：即心是佛。

師云：眾中商量，皆謂心本是佛，佛外無心，故云即心是佛。苦哉！苦哉！若作遮般見解，明後日喫鐵棒有分在。既然如是，合作麼生？石壓筍斜出，崖懸花倒生。

百丈和尚凡參次，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。一日眾退，惟老人不退。丈問：汝何人也？老人云：諾。某甲非人也，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，因學人問：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？對云：不落因果，五百生墮野狐身。今請和尚代一轉語，貴脫野狐身。遂問：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？丈云：不昧因果。老人於言下大悟，作禮云：某甲已脫野狐身，住在山後，敢告和尚，乞依亡僧事例。丈令維那白槌告眾：食後送亡僧。大眾言議：一眾皆安涅槃堂，又無病人，何故如是？食後，丈自領眾至山後巖下，以杖挑出一死野狐，乃依法火葬。

師云：大眾！前云不落，後云不昧，還有得失也無？若無，因甚有墮有脫？若有，試舉出來分明道看。有麼？有麼？總是一隊野狐精，莫怪山僧壓良為賤。

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，云：得他心通。肅宗帝命國師試驗，三藏纔見忠，乃禮拜立於右。忠問：汝得他心通耶？藏曰：不敢。忠云：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？藏曰：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船？忠良久，再問：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？藏曰：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胡孫？忠第三問，藏良久，罔知去處。忠叱云：遮野狐精！他心通在甚麼處？三藏無對。

師云：大小國師平生伎倆總被遮胡僧勘破，雖然，賴遇聖君證明。

南泉住庵時，一僧到，泉乃云：某甲上山作務，請齋時作飯自喫了，却送一分來。其僧齋辦自喫了，却將家事一時打破，仍就牀臥。泉伺久不來，遂歸，見僧臥，泉亦去一邊臥，僧便起去。泉住後云：我往前住庵時，有箇靈利道者來，直至如今不見。

師云：南泉雖則步步踏實，未免隨人起倒。遮僧縱解飽食高眠，決定不知飯是米做。高峰恁麼告報，設有一字妄虛，永墮拔舌地獄。

趙州因僧遊臺山，凡問一婆云：臺山路向甚處去？婆云：驀直去。僧纔行三五步，婆云：好箇師僧，又與麼去。後有舉似趙州，州

云：待我去勘過遮婆子。明日便去，亦如是問，婆亦如是對。州歸，謂眾曰：臺山婆子，我為勘破了也。

師云：遮箇公案，若據諸方判斷，趙州勘破婆子；若據高峰點檢將來，正是婆子勘破趙州。畢竟以何為驗？以手指云：驀直去。

僧問趙州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無。

師云：大小趙州拈出一粒巴豆子，攪惱衲僧腸肚，設有吞吐得者，亦不免喪身失命。何故？急急如律令。

僧問趙州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州云：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

師云：趙州一段緜密工夫，風吹不入、雨打不濕，惜乎不解相體裁衣，翻成鈍置。高峰則不然，忽有人問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只向他道：我二十年前曾向遮裏打失一隻眼睛，至今指鹿為馬。大眾！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？

甘贄行者開接待。凡有問行者接待不易者，云：譬如餧驢餧馬。瑯琊云：快把飯來。五祖和尚云：願行者長似今日。

師云：瑯琊和尚美則美矣，只是做造愴忙，不堪供養。五祖和尚不鑑來風，一饘淡虀羹可惜著了許多鹽醋，譬如餧驢餧馬，只向他道：殘羹餿飯不勞拈出。大眾！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？定當得出，日消萬兩黃金；不然，喫水也須防噎。

陸亘大夫問南泉：弟子家中有片石，亦曾坐，亦曾臥，如今欲鐫作佛，得麼？泉云：得，得。大夫云：莫不得麼？泉云：不得，不得。

師云：南泉恁麼祇對，正所謂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也。

大夫嘗問南泉曰：弟子家中於一瓶內養得一鵝兒，今來長大，欲出此鵝，且不得打破瓶，亦不得損却鵝，未審和尚有何方便？泉召云：大夫！大夫應諾。泉云：出也。

師云：南泉潦倒，手眼不親，縱饒出得，也是死貨。高峰只向他道：大夫還曾示人麼？纔擬祇對，便與亂棒打出，非特為遮漢脫却鶻臭布衫，要使天下衲僧箇箇解粘去縛，慶快平生。

木平問洛浦：一漚未發時如何？浦云：移舟諳水脈，舉棹別波瀾。平不契，又問盤龍，龍云：移舟不別水，舉棹即迷源。平於此有悟。後雲峰悅和尚云：若於洛浦言下悟去，猶較些子，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。

師云：若不是悅公，洎合被他瞞却。然雖如是，且道盤龍誵訛在甚處？移舟不別水，舉棹即迷源。

石鞏和尚凡見僧，以弓架箭示之。一日三平至，鞏云：看箭。三平乃撥開胸云：此是殺人箭，活人箭又作麼生？鞏乃扣弓絃三下，平

便作禮。鞏云：三十年架一張弓，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。遂拗折弓箭。

師云：石鞏張弓，傍若無人；三平承箭，弄巧成拙。然雖如是，半箇聖人又作麼生？落花片片隨流水，流水無心戀落花。

雪峰在德山作飯頭，一日飯遲，方曬飯巾次，乃見德山自托鉢至法堂前，峰遂問：遮老漢！鐘未鳴，鼓未響，托鉢向甚處去？山便回方丈。峰舉似巖頭，頭云：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。山聞，令侍者喚巖頭去問：汝不肯老僧那？巖遂密啟其意，山乃休去。至明日陞堂，果與尋常不同。巖至僧堂前，撫掌大笑云：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，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。雖然如是，也只得三年。

師云：佛祖機緣，古今公案，其中譖訛，無出於此。或謂巖頭智過於師，故有密啟其意，殊不知犯彌天之咎，萬劫遭殃。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撫掌大笑云：侍者分明記取，三十年後有人證明。

雪峰示眾云：南山有一條鱉鼻蛇，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時長慶出云：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雲門以拄杖攛向峰前作怕勢。後僧舉似玄沙，沙云：須是稜兄始得。然雖如是，我則不然。僧云：和尚作麼生？沙云：用南山作麼？

師云：雪峰和尚雖慣作竊，爭柰諸子不善參隨，未免一場敗露，至今千載之下惡聲猶在。

僧問夾山：如何是夾山境？山云：猿抱子歸青嶂裏，鳥銜花落碧巖前。後法眼道：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。

師云：大眾還會麼？直饒向遮裏會得，見法眼則易，見夾山則難。

僧問投子：如何是十身調御？子下繩牀立。又有問：凡聖相去多少？子亦下繩牀立。

師云：一轉語，天懸地殊；一轉語，言端語的。具眼底，試辨看。

聲明三藏善別音聲，劉大王請玄沙驗之，沙乃將銅火筯敲鐵火爐，問云：是甚麼聲？藏云：銅鐵聲。沙云：大王莫受外國人瞞。

師云：大小玄沙能所未忘，當時賴遇是劉大王，若撞著箇本分衲僧，管取一場漏逗。

玄沙坐次，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，問侍者云：見麼？者云：見。如是三問，如是三對。沙云：你也見，我也見，因甚麼道不會？

師云：大眾！見即見，會即會，無復疑矣。且道遮一點白決定是箇甚麼？

仙天和尚因一僧參，擬作禮次，天云：野狐兒！見甚麼了便禮拜？僧云：老禿奴！見甚麼了即便與麼問？天云：苦哉！苦哉！仙天今

日忘前失後。僧云：要且得時，終不補失。天云：爭不如此？僧云：誰甘？天呵呵笑云：遠之！遠矣！僧以目四顧，便出。

師云：一問一答，有賓有主，盡謂二俱作家。若據高峰點檢將來，遮僧猶自可，仙天笑殺人。

和安通禪師因仰山作沙彌時，常喚：寂子！與我拈牀子來。仰持至，通云：送舊處著。復問寂子：牀那邊是甚麼？曰：無物。遮邊聱？曰：無物。通又召寂子，子應諾，通云：去！

師云：潦倒和安，用心不臧；仰山命蹇，為魅所著。山僧恁麼道，也是逆風秉炬。

僧問佛日弼禪師：如何是毗盧印？弼云：草鞋踏雪。僧云：學人不會。弼云：步步成跡。

師云：佛日和尚雖則不負來機，高提祖印，殊不知古篆難明，致令遮僧遇如不遇。若是高峰則不然，忽有人問：如何是毗盧印？但言：文不加點。又云：學人不會。但云：要會作麼？且道與佛日是同是別？

僧問高安澄禪師：舊歲已去，新歲到來，還有不受歲者麼？澄云：作麼生？僧云：恁麼則不受歲也。澄云：城上已吹新歲角，窗前猶點舊年燈。僧云：如何是舊年燈？澄云：臘月三十日。

師云：大小高安被遮僧隨後一逐，如鼠入牛角相似，直至如今轉身不得。莫有救得底麼？且待來年。

雪竇和尚示眾云：客從遠方來，遺我徑寸璧，中有四箇字，字字無人識。佛鑑師翁拈云：客從遠方來，遺我徑寸璧，中有四箇字，不必重拈出。

師云：二大老一人說易，一人說難，未免見有偏枯。高峰則不然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徑寸璧，中有四箇字，字字無平仄。

頌古

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一枝花，瞬青蓮目，普視大眾。時百萬人天，惟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付囑摩訶迦葉。

靈山拈出一枝花，百萬都來是作家，惟有飲光猶未瞥，那堪眼裏又添沙。

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，值諸佛各還本處，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，入於三昧。文殊乃白佛：云何此人得近佛坐，而我不得？佛告文殊：汝但覺此女，令從三昧起，汝自問之。文殊遶女人三帀，鳴指一下，乃托至梵天，盡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云：假使百千文殊，亦出此女人定不得。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，有罔

明菩薩，能出此女人定。須臾，罔明大士從地涌出，作禮。世尊勅罔明出，罔明却至女子前，鳴指一下，女子於是從定而出。

兩兩成羣罪莫窮，謾將鼠伎逞英雄。當時若作今時世，縱使瞿曇也不中。

達磨大師一日命門人曰：時將至矣，汝等盍各言所得乎？時有道副對曰：如我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而為道用。祖曰：汝得吾皮。又尼總持曰：我今所解，如慶喜見阿閦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。祖曰：汝得吾肉。又道育曰：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而我見處無一法，何當情？祖曰：汝得吾骨。最後慧可大師出，禮拜依位而立。祖曰：汝得吾髓。乃傳衣付偈。

死欵都來一口供，情窮理極卒難容。若將皮髓論高下，爭見花開五葉紅。

僧問六祖：黃梅意旨 甚麼人得？祖云：會佛法人得。僧云：和尚還得麼？祖云：我不得。僧云：為甚麼不得？祖云：我不會佛法。

祖師不會禪，夫子不識字。棒打石人頭，嘆嘆論實事。

僧問馬大師：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直指西來意。師云：我今日勞倦，不能為汝說，去問取智藏。僧問藏，藏云：我今日頭疼，不能為汝說，去問取海兄。僧問海，海云：我到遮裏却不會。僧回舉似師，師云：藏頭白，海頭黑。

攢花簇錦絕纖塵，一度拈來一度新。啼得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緘口過殘春。

馬大師云：即心是佛。又云：非心非佛。

殺人猶可恕，再犯豈能容。貶向無生國，千聖不知蹤。

藥山久不陞堂，院主白云：大眾久思和尚示誨。山云：打鐘著。時眾方集，藥山便下座歸方丈。院主復白云：和尚許為眾說法，為甚一言不施？山云：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爭怪得老僧？

眉毛罅裏積山嶽，鼻孔中藏師子兒。南北東西無限意，此心能有幾人知。

溈山云：老僧百年後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，左肋書五字云：溈山僧某甲。此時若喚作溈山僧，又是水牯牛；喚作水牯牛，又云：溈山僧某甲。且道喚作甚麼？

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臺倒影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，滿架薔薇一院香。

甘贄行者，因巖頭在家過夏，一日把針次，甘贄前立，頭乃以針作劄勢，甘遂歸，著衣擬出禮謝，妻乃問：翁作甚麼？甘云：不得說。妻云：有甚事也要大家知？甘舉前話，妻云：從此三十年

後，須知一度喫水，一度噎殺人。女子聞，乃云：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龘上座針頭上箚將去也無？

幸然無事鼓風濤，激起洪波萬丈高。直得渾家都浸殺，至今平地浪滔滔。

趙州勘婆子。

自小丹青畫不成，年來始覺藝方精。等閑攙筆成龍去，喚却時人眼裏睛。

趙州三佛。

泥佛不度水，毗嵐風忽起，大地黑漫漫，衲僧爭敢視？金佛不度爐，鐵裹夜明珠，一槌俱粉碎，清光何處無？木佛不度火，掣開金殿鎖，內外絕遮欄，時人猶懿儸。

趙州無字。

趙州狗子佛性無，十分春色播江湖。幾多摘葉尋枝客，空使洛陽花滿途。

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侍者禮佛，以拄杖打遠一下，遠云：禮佛也是好事。州云：好事不如無。

禮佛修行不較多，何須特地起干戈。直饒打得回頭後，兔子何曾離得窠。

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

四面洪波萬丈深，上天無路地無門。箇中有理應難訴，不是愁人也斷魂。

嚴陽尊者問趙州：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州云：放下著。陽云：一物不將來，放下箇甚麼？州云：看你放不下。陽當下大悟。

吞而復吐冷烟浮，月落寒山猶未休。重把絲綸輕一掣，豈知元只在鈎頭。

尼問趙州密密意，州以腕上掐一掐，尼云：和尚猶有遮箇在。州云：你猶有遮箇在。

猛虎深藏淺草窠，幾回明月入烟蘿。頂門縱有金剛眼，未免當頭蹉過他。

臨濟示眾云：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在面門出入。

颯颯秋風滿院涼，芬芳籬菊半經霜。可憐不遇攀花手，狼籍枝頭多少香。

僧問興化：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化云：打中間底。僧便禮拜，化云：我昨日赴箇村齋，中途遇卒風暴雨，却向古廟裏躲得過。

飢火炎炎燒斷腸，親逢王膳不能嘗。可憐併逐溪流去，百億滄溟透底香。

肅宗皇帝問忠國師云：百年後所須何物？忠云：與老僧造箇無縫塔。帝云：就師請塔樣。忠良久，云：會麼？帝云：不會。忠

云：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却諳此事，請問之。後詔問源，源乃有頌云：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瑠璃殿上無知識。

國師塔樣最尖新，覿面拈來不露文，却被耽源添一線，至今描邊亂紛紛。

陸亘大夫問南泉：弟子家中有一片石，也曾坐，也曾臥，擬鑿作佛，得麼？泉云：得，得。亘云：莫不得麼？泉云：不得，不得。

楊柳溪邊垂綠線，黃鶯枝上聲聲囀。幾多貪玩不知春，空使落花千萬片。

靈雲見桃花悟道。

三十年來在夢中，生涯喪盡絕行蹤。自慚一見桃花後，依舊漫天鼓黑風。

玄沙云：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

落花臺上重鋪錦，瑪瑙堦前布赤沙。情義盡從貧處斷，世人偏向有錢家。

夾山和尚示眾云：我二十年住此山，未嘗舉著宗門中事。一日，有僧問：承和尚有言：二十年住此山，未曾舉著宗門中事。是否？山云：是。僧便掀倒禪牀，山休去。至明日普請，掘一坑，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來，山云：老僧二十年來只說無義語，今請上座打殺老僧，埋向坑中。便請！便請！上座若不打殺老僧，上座自著打殺，埋此坑中始得。其僧歸堂，裝束潛去。

紅輪杲杲正當空，昨日今朝事不同。盡謂古今都坐斷，誰知賊過後張弓。

百丈云：汝等為我開田，吾為汝說大義。僧開田了，白云：開田已竟，請和尚說大義。百丈行數步而立，展開兩手。

滯貨多年要脫身，巧粧綺語說諸人，及乎拈出當場賣，索價遼天誰敢親。

雲門垂語云：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祕在形山。拈燈籠南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。

弓絃走馬驀相逢，覿面全提未見功，拈出輪王三寸鐵，直教血濺梵天紅。

僧問慈明：如何是古佛家風？明云：銀蟾初出海，何處不分明？

銀蟾出海照無私，處處分明是阿誰？見面不須重問訊，從教日炙與風吹。

僧問慈明：如何是不動尊？明云：提不起。

不動尊，提不起，茫茫宇宙誰能委。秋江清夜月澄輝，鷺鷥飛入蘆花裏。

李駙馬問慈明：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，是不？明云：駙馬甚處得遮消息？李喝一喝，明云：野狐鳴。李又喝，明云：師子吼。

逆風吹又順風吹，鐵眼銅睛爭敢窺？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

黃龍三關。

佛手驢脚與生緣，鬼面人頭有許般，雲散碧天孤月朗，澄潭徹底影團團。

五祖演和尚一日持錫遶廊云：莫有屬牛人問命麼？眾皆無語。自云：孫臏今日開鋪，更無一人垂顧，可憐三尺龍鬚，喚作尋常破布。

無端平地起干戈，爭似屬牛人更多。滿面慚惶無著處，低頭依舊入烟蘿。

五祖演和尚謝監收，上堂：人之性命，第一須是○。欲得成此○，先須防於○。若是真○人，○○。

一二三四五六圈，心肝粉碎髑髏穿。若將方木投圓竅，醜姥爭教得少年。

補遺

若要真正決志明心，先將平日胸中所受一切善惡之物，盡底屏去，毫末不存，終朝兀兀如癡，與昔嬰孩無異，然後乃可蒲團靜坐，正念堅凝，精窮向上之玄機，研味西來之密旨 ，切切拳拳，兢兢業業，直教絲毫無間，動靜無虧，漸至深密幽遠，微細微細。極微細處，譬如有人遠行他方，漸漸回途，已至家舍。又如鼠入牛角，看看走至尖尖盡底。又如捉賊討贓，拷至情理俱盡，不動不退，無去無來，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，卓卓巍巍，孤孤迥迥，如坐萬仞崖頭，又若停百尺竿上，一念纔乖，喪身失命，將至功成九仞，切須保任全提。忽於經行坐臥處，不覺囚地一聲，猶如死在漫天荊棘林中，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，豈不快哉。若是汩沒塵勞，不求昇進，譬如水上之浮木，其性實下，暫得身輕，不堪浸潤。又如庭中之花，雖則色香俱美，一朝色萎香滅，無復可愛。又如農夫之種田，雖有其苗，而功力不至，終不成實。便如貧窮乞兒，得少為足，久久萌芽再發，荊棘復生，被物之所轉，終歸沈溺，無上清淨涅槃，無由獲覩，豈不枉費前功，虛消信施。若是有志丈夫，正好向遮裏晦迹韜光，潛行密用，或三十年、二十年，以至一生，終無他念，踏得實實落落，穩穩當當，直教纖塵不立，寸草不生，往來無礙，去住自由，報緣遷謝之日，管取推門落臼。若則恁麼紙裹茅纏，龍頭蛇尾，非特使門風有玷，亦乃退後學初心。如上所述管

見，莫不皆是黎藿之類，飽人不堪供養，以俟絕陳之流，終有一指之味。往往學道之士，忘却出家本志，一向隨邪逐惡，不求正悟，妄將佛祖機緣、古人公案，從頭穿鑿，遞相傳授，密密珍藏，以為極則，便乃不守毗尼，撥無因果，人我愈見崢嶸，三毒倍加熾盛，如斯之輩，不免墮於魔外，永作他家眷屬。若有未遭邪謬，不負初心，當念無常迅速，痛思苦海沈淪，趁二時粥飯見成，百般受用便當，便好乘時直入，莫待臨嫁醫癭，此乃從上佛祖之心印，無礙解脫之妙門。設使機緣不偶，工力未充，切須捨命忘形，勤行苦行，至死[拚-ム+土]生，一心不退。復有葛藤未盡，不免重說偈言：此心清淨本無瑕，只為貪求被物遮。突出眼睛全體露，山河大地是空花。

參禪若要剋日成功，如墮千尺井底相似，從朝至暮，從暮至朝，千思想，萬思想，單單則是箇求出之心，究竟決無二念。誠能如是施功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或七日，若不徹去，西峰今日犯大妄語，永墮拔舌犁耕。

若論此事，如登一座高山相似，三面平夷，頃刻可上，極是省力，極是利便。若曰回光返照，點檢將來，耳朵依前兩片皮，牙齒依舊一具骨，有甚交涉？有甚用處？若是拏雲攫霧底漢子，決定不墮遮野狐窟中，埋沒自己靈光，辜負出家本志，直向那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立，超佛越祖心辦，久久無變志，不問上與不上、得與不得，今日也[拚-ム+土]命跳，明日也[拚-ム+土]命跳，跳來跳去，跳到人法俱忘、心識路絕，驀然踏翻大地、撞破虛空，元來山即自己、自己即山，山與自己猶是冤家。若要究竟衲僧向上巴鼻，直須和座颺在他方世界始得。

若論此事，的的用功，正如獄中當死罪人，忽遇獄子醉酒睡著，敲枷打鎖，連夜奔逃，於路雖多毒龍猛虎，一往直前，了無所畏。何故？則為一箇切字用功之際，果能有此初心，管取百發百中。即今莫有中底麼？以拂子擊禪牀一下，云：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

若論剋期取證，如人擔雪填井，不憚寒暑、不分晝夜，橫也擔、豎也擔，是也擔、非也擔，擔來擔去，縱使經年越歲以至萬劫千生，於其中間信得及、踏得穩、把得定、作得主，曾無一念厭離心、曾無一念懈怠心、曾無一念狐疑心、曾無一念求滿心，果能有恁麼時節、果能具恁麼氣槩，到遮裏管取人法雙忘、心識俱泯，形如槁木朽株、志若嬰兒赤子，驀然擔子卒地斷、曝地折，永嘉道：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。好與三十痛棒。

若論此事，不假長劫熏修、積功累德，亦不問賢愚利鈍、久習初機，只貴孟八郎漢不顧危亡得喪，發大憤志、起大疑情，如善財童子參勝熟婆羅門，大火聚中投身而入。正恁麼時，人法俱忘、心機

泯絕，左之右之、[祝/土]著磕著，不是洞山麻三斤，定是雲門乾矢橛。若還[毯-炎+畏][毯-炎+畏][毯-炎+崔][毯-炎+崔]、魍魍魎魎，莫道親見高峰，直饒向老胡肚皮裏打一遭，依前乾沒一星事。

偈頌

頌趙州無字示陳太尉

澄潭千載毒龍蟠，倒嶽傾湫誰解看？直下一刀成兩段，虛空粉碎髑髏乾。

示如法禪人

識得根源認得伊，全身猶墮在塵圍。縱然和座都掀倒，尚有烟霞遶翠微。
直造懸崖上上關，白雲影裏轉身難。箇中若使能通變，奪食驅耕總是閒。
如如不動法中王，舉足無非是道場。不到水窮雲盡處，爭知覿面是檀郎。

示如夢禪人行脚

閒處休居靜莫住，轉入轉深轉幽固。縱至深深盡底時，更須知有那一步。昔日曹溪親到來，今時往往多差互。若非喪盡目前機，倒嶽傾湫無覓處。

山中四威儀供佛鑑師翁韻

山中行，步高身儘輕。擬飛去，惟恐世人驚。
山中住。黯淡雲無數。誓相期、共守無生路。
山中坐，靜看空花墮。問何為，待結團欒果。
山中臥，月落猿啼過。正堪眠，石定從教破。

雲庵

或淡或濃拖雨去，半舒半捲逆風來。為憐途路無棲泊，却把柴扉永夜開。

示徒

學道如初莫變心，千魔萬難愈惺惺。直須敲出虛空髓，拔却金剛腦後釘。
學道之心似鏡明，纖塵纔染便忘形。廓然照出娘生面，一簇青烟鎖翠屏。
學道如撐逆水舟，篙篙著力莫隨流。忽然失脚翻身去，踏斷寒江月一鈎。

又示徒

工夫果的有真疑，動靜寒暄總不知，枕子驀然開口笑，鉢盂[跳-兆+孛]跳上須彌。

示湆謙首座持鉢

千家萬家，總是維摩丈室；十斛百斛，無非達磨眼睛。若向遮裏會得，何勞向外經營？其或未然，咄！酒肆淫坊休放過，龍宮虎穴要親臨。

示徒三戒

開口動舌，無益於人，戒之莫言。
舉心動念，無益於人，戒之莫起。
舉足動步，無益於人，戒之莫行。

辭世

來不入死關，去不出死關。鐵蛇鑽入海，撞倒須彌山。

小佛事

若瓊上座火

舉炬，云：向遮裏薦得，拈一莖草即是瓊樓玉殿；不然，瓊樓玉殿即是一莖草。擲下火，云：剔起眉毛火裏看。

志足淨人火

生不足，死有餘，灰飛烟滅露全軀。便恁麼，有何拘，六月炎炎火一爐。

志藏淨人煅骨

一大藏教，全體是火。若有嶺南靈骨，便好赤身擔荷。雖然，更入紅爐重煅過。

二正煅座煅骨(一人齒不壞)

正上座。兩不成雙，一不成隻，牙齒分明是具骨。萬煅爐中色正輝，泥牛觸碎蒼龍窟。

志光居士火(吳士)

以火打圓相，云：姑蘇水，天目山，總是維摩不二關。烈燄光中回首處，依稀髣髴似人間。

廣捨上座煅骨

取不得，捨不得，正恁麼時，如何委悉？咄！剔起眉毛火裏看，分明一具黃金骨。

明山都管火

以火打圓相，云：遮裏見得便見，山即山，水即水，大洋海底火星飛，天目峰頭波浪起。不然，擲下火，云：家家門前火把子。

志明道人火

只遮一著子，今古無傳授。惟有明道人，始終能保守。守，鐵牛火裏翻筋斗。

得意化主入塔

得意忘言，逆行順化。常在途中，不離家舍。彈指一下，塔戶開了也。徧界髑髏無處藏，遮裏全身俱放下。

法曇上座火

汝名瞿曇，佛名法曇，分明舉似，疑則別參。擲火，云：大洋海裏火燒龕。

讚佛祖

觀音大士

大海波心，磐陀石上。真觀淨觀，是相非相。如月在天，無水不現。水月俱捐，如何瞻仰。咄，切忌妄想。

達磨祖師(二)

開旗展陣入梁邦，未覩天顏早已降。縱有神通難轉欵，翩翩一葦渡長江。

三空請讚

未離西乾，惡聲已布。面壁九年，一場敗露。咦！不知賺却多少兒孫，直至如今釘椿搖櫓。

自讚

師子院明初院主請

鼻無兩竅，眼露雙睛，十分無面目，一味得人憎。將正續三世之業等閒籍沒，向白雲千峰之上特地掀騰，坐斷死關，幸自惡聲難掩，那更被伊描邊，轉見可憐生。呵呵呵！三十年後，寧無人路見不平？

大覺禪師祖雍長老請

中大仰毒，奮師子威，平生負重病，舉世無良醫，向蓮峰插一莖草，為少室發千鈞機，舌頭無骨，額下生眉，喚作開山即錯，不喚作開山猶非，從教後代亂針錐。

西隱接待師立山主請(地名西馬塍)

烏豆眼睛生鐵面，直向孤峰頂上，將無米飯塞斷天下衲子咽喉，固是家常，因甚更教人參箇一歸何處？吽！憶著江南三月天，馬塍西畔春無數。

雙髻禪庵請

恣無明，逞人我。誹釋迦，罵達磨。雖是赤心，返成話墮。六年坐鋪賣不行，至今被人喚作滯貨。

禪人請讚(二)

遮箇村僧，只好聞名。尾巴纔露，天下人憎。
不識巖頭密啟處，剛言悟得仰山禪，遮場敗露難遮蓋，留與兒孫萬世傳。
卷下(終)

No. 1400-B 行狀

師姓徐，諱原妙，蘇之吳江人。受業秀之密印，雪巖欽禪師的嗣。生宋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，受具癸丑。寶祐乙卯，行脚。辛酉，得悟。丙寅，隱龍鬚，苦行九載。甲戌，遷雙髻。大元己卯，上西峰。辛巳，入張公洞，扁死關，不越戶十五年。學徒參請無虛日，僧俗授戒幾數萬人，開山師子大覺。元貞乙未臘月朔，焚香說偈告眾，坐亡。春秋五十八，臘四十三。度徒弟幾百人。以是月二十一日庚申，全龕塔於死關之內，從治命也。

孝小師明初嗣法比丘　祖雍　識

No. 1400-C 行狀

師諱原妙，號高峰，吳江人，俗姓徐。母周氏，夢僧乘舟投宿而孕。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。纔離襁褓，喜趺坐。遇僧入門，輒愛戀，欲從之游。十五歲，懇請父母出家，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為師。十六薙髮，十七受具，十八習天台教，二十更衣入淨慈，立三年死限學禪。一日，父兄尋訪，巍然不顧。二十二，請益斷橋倫，令參生從何來，死從何去話。於是脇不至席，口體俱忘。或如廁，惟中單而出。或發函，忘扃鐍而去。時同參僧顯慨然曰：吾己

事弗克辦，曷若輔之有成。朝夕護持惟謹。時雪巖欽寓北磵塔，欣然懷香往扣之。方問訊，即打出，閉却門。一再往，始得親近，令看無字。自此參扣無虛日。欽忽問：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？聲未絕即打。如是者不知其幾，師扣愈虔。值欽赴處之南明，師即上雙徑參堂。半月，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話，疑情頓發，三晝夜目不交睫。一日，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諷經次，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讚云：百年三萬六千朝，返覆元來是遮漢。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，其年二十四矣。解夏詣南明，欽一見便問：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？師便喝。欽拈棒，師把住云：今日打某甲不得。欽曰：為甚麼打不得？師拂袖便出。翌日，欽問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師云：狗舐熱油鐺。欽曰：你那裏學遮虛頭來？師云：正要和尚疑著。欽休去，自是機鋒不讓。次年，江心度夏，迤[這-言+里]由國清過雪竇，見西江謀希叟曇寓。旦過，曇問曰：那裏來？師拋下蒲團。曇曰：狗子佛性，你作麼生會？師云：拋出大家看。曇自送歸堂。暨欽挂牌於道場，開法於天寧，師皆隨侍服勞，屢將有所委任，辭色毅然，終不可強。一日，欽問：日間浩浩時，還作得主麼？師云：作得主。又問：睡夢中作得主麼？師云：作得主。又問：正睡著時，無夢無想，無見無聞，主在甚麼處？師無語。欽囑曰：從今日去，也不要汝學佛學法，也不要汝窮古窮今，但只飢來喫飯，困來打眠，纔眠覺來，却抖擻精神，我遮一覺，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？丙寅冬，遂奮志入臨安龍鬚，自誓曰：[拚-厶+𠂢]一生做箇癡獃漢，決要遮一著子明白。越五載，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，廓然大徹，自謂如泗州見大聖，遠客還故鄉，元來只是舊時人，不改舊時行履處。在龍鬚九年，縛柴為龕，風穿日炙，冬夏一衲，不扇不爐，日搗松和糜，延息而已。嘗積雪沒龕，旬餘路梗，絕烟火，咸謂死矣。及霽可入，師正宴坐那伽。甲戌，遷武康雙髻峰，蓋和庵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。及至，學徒雲集，然庵小難容，乃拔其尤者居之。丙子春，學徒避兵四去，師獨掩關危坐自若。及按堵啟戶視師，則又疇昔雪中之那伽也。於是戶履彌夥，應接不暇，乃有椰[木*栗]橫肩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。己卯春，腰包宵遁，直造天目。西峰之肩有師子巖，拔地千仞，崖石林立，師樂之，有終焉之意。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，為葺茅葢頭。未幾，慕羶之蟻後集，師乃造巖西石洞，營小室如舟，從以丈衡，半之，榜以死關，上溜下淖，風雨飄搖，絕給侍，屏服用，不澡身，不薙髮，截甕為鐺，併日一食，晏如也。洞非梯莫登，撤梯斷緣，雖弟子罕得瞻視，乃有三關語以驗學者云：大徹底人本脫生死，因甚命根不斷？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，因甚有明與不明？大修行人當遵佛行，因甚不守毗尼？倘下語不契，遂閉門

弗接，自非具大根、負大志，鮮不望崖而退。雪巖方住大仰，凡三喚，師堅臥不起，遂有竹篦、塵拂及綠水、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，師懷中瓣香始於人天前拈出，道風所屆日益遠，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、踰萬山而來者矣。鶴沙瞿提舉歸敬有年，辛卯春，得登山一瞻師顏，恍如宿契，惠然施巨莊贍海眾，師曰：多易必多難，吾力弗克勝。堅拒之，施心彌篤，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，別於西峰建一禪剎，請於官而後營之，師欲不從，不可得也。爰得勝地名蓮花峰，岡脈形勢，天造地設，得請以大覺禪寺為額，請祖雍權管寺事。田四稔，所營亦既什三，師有厭世之心矣。師患胃疾已數年，然起居飲食，待人接物，皆未嘗廢。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，祖雍偕明初來省師，師竟以末後事付囑，遂取兩真軸，口占二讚，乃書之。十二月初一日黎明，辭眾云：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，罪犯彌天，末後有一句子，不敢累及平人，自領去也。大眾！還有知落處者麼？良久，云：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眾皆哀慟不已。至辰巳間，說偈曰：來不入死關，去不出死關，鐵蛇鑽入海，撞倒須彌山。泊然而寂。啟龕七日，端然如生，緇素奔哭者填咽。越二十一日庚申，塔全身於死關，遵遺命也。壽五十八，臘四十三，弟子僅百人，受毗尼及請益者數萬人。示寂後，遠邇之人恨不得承顏領誨，於塔前慟哭，然頂煉臂者猶憧憧不絕。師平日以慈悲為人自任，其在龍鬚也，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，忽染病，師告之曰：病中絕緣，正好做工夫，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，但和病捱去，決不相賺，且往供給而啟發之。因其思醋，為遠乞以歸，得酒焉，復易之，往返四十里，以濟其一啜。病亟索浴，俯見湯影，即有省，喜笑如脫沈痾。信宿，書曰：三十六年顛倒，今日一場好笑，娘生鼻孔豁開，放出無毛鐵鷂。師問：如何是娘生鼻孔？瓊豎起筆，師曰：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鷂？瓊擲筆而逝。或有問：子所紀詳一，而遺眾何也？喬祖曰：被亡而晦，恐逸，故書。師自雙峰而至死關，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，每見一期將終，上堂誨示諄諄，甚至繼以悲泣。平居誨人世、出世法，皆懇懇切至，輭語咄咄和易，如坐春風中，使人醉心悅服，咸自謂得師意。及至室中，握三尺黑蚖，鞭笞四海龍象，則絲毫無少容借來者，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，進無所依，退無所據，莫不凜然失其所執。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，師必據其案欵，盡底搜詰，破石驗璞，刮骨見髓，勘其深淺真偽，定其是非與奪，卸僧伽黎，痛決烏藤，以明正其賞罰。嘗語學者曰：今人負一知半解，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，病在甚處？只為坐在不疑之地，自謂千七百則公案，不消一喝，坐却曲彔牀子。及乎被參，徒下一喝，則不能辯其邪正，往往一句來一句去，如小兒相撲，伎倆相角，蓋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。直須參到大徹之地，親見親證，明得差別智，

方能勘辨得人，方能殺活得人，此是喫折脚鐺中飯底工夫做到，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。假如兩人從門外來，未見其面，同時下一喝，且道那一箇有眼？那一箇無眼？那一箇深？那一箇淺？還辨得出麼？師之機用不可湊泊，下語少所許可，其門戶險絕如此。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，縱有妙語，亦難取信於人，乃有毗尼方便之設焉。師寓南竺日，嘗誤踏一筍，取而食之。其後賣衣告償，析薪擘果，見蟲復全，而置之濾水囊，終身不廢。師之細行，涅南山之竹莫能殫，姑舉是數端，以識其梗槩，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，覽斯文，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。良渚信士，全從進得。師所翦髮，盛以香奩，朝夕供禮。一旦，光明徧室，視奩中舍利，纍纍如貫珠。師隱山前後三十年，為己為人，惟其一出於真實，故天下之人，若僧若俗，若智若愚，上而公卿士夫，下及走卒兒童，識與不識，知與不知，皆合手加額曰：高峰古佛，天下大善知識也。喬祖自師至西峰，即往參覲，歲或十餘往，往必留旬浹，承教詔警策者至矣。示本分鉗鎚外，時以孔、孟、老、莊微言要旨 ，立難問而啟迪之，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。師未嘗握管，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，十數頌古，皆雙峰時所作，為弟子竊記者。乃若示徒之語，一句一字，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，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。師貌清古，體修律，常俛首而坐，非問道不答，聞說人過，則首愈低。久病癱甚，坡翁省夫禪師病有云：瑟瑟寒風露骨，耽耽老虎垂頭。殆為師傳神也。十數年間，兩處成道場，而未嘗過目，少干懷焉。喬祖從師游最久，交諸耆舊最多，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。師之徒弟，明初以掇集之事見囑，不敢以才譾辭，敬焚香滌慮，拜手以述，將求銘於大手筆云。謹狀。

No. 1400-D 塔銘

前朝請大夫眉山家　之巽撰

夫子之道，不憤悱則不啟發；瞿曇之道，不勇猛則不精進。道固未易知也。古之釋子，山棲林巢，草衣木食，死灰牆壁，其身心而不悔者，為一大事耳。後之真能為大事者，千萬人一人，高峰是已。師名原妙，吳江徐氏子。母夢癱僧而娩，幼嗜趺坐。稍長，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。習天台教，不契。入淨慈，立死限學禪，脇不席，食不味。見斷橋倫，令參：生從何來？死從何去？見雪巖欽，令參：狗子無佛性，且問誰拖汝死屍來？應聲即棒。嘗疑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見雙徑五祖真讚，疑始泮。從欽南明，欽申前問，師喝，欽拈杖，師把住云：今日打某甲不得。拂袖徑出。翌

旦，欽又問萬法歸一話，師云：狗舐熱油鐺。自此當機不遜。尋過雪竇，見西江謀希叟曇，復從欽霅之道場。欽時居立，僧與偕赴天寧，欲洽以事，掩耳不顧。欽嘗問：日間浩浩，作得主麼？師云：作得主。夢中何如？云：作得主。正睡著時，無夢想見聞，主在甚處？師無語。欽囑云：從今不責汝學佛學法，只飢飯困眠纔覺，抖擻精神，看此際主人翁竟何在？師益警省。咸淳丙寅冬，入龍鬚山，臥薪飯松，風鏖日搏，誓欲一著子明白。越五載，中夜推枕，墮地有聲，廓然大悟。會積雪，路絕數日，人謂師已矣。雪霽，宴坐如初。甲戌，遷武康雙髻峰。德祐丙子春，大兵至，師絕食兼旬，危坐不動。事定，戶屨紛至。己卯春，避入西天目之師子嚴，即石洞營小室丈許，榜曰死關，悉屏給侍服用，破甕為鐺，併日一食。洞梯山以升，弟子罕面，共築師子院以居。有三關語示眾云：大徹底人本脫生死，因甚命根不斷？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，因甚有明與不明？大修行人當遵佛行，因甚不守毗尼？弗契，即拒戶不納。會欽寄竹篦、拂子、法語，瓣香拈出，道價日隆，遠方異域問道踵接。運副鶴沙瞿君霆發敬慕師，一見機契，即捨田莊為供，師辭不受。君捨心益堅，俾其徒以田別建一剎，食卜 蓮華，距巖可十里，請於官，扁大覺禪寺，以祖雍攝寺事。乙未子月二十七日，師忽書二真軸，以後事囑明初祖雍。臘朔，上堂云：西峰三十年妄談殷若，罪犯彌天，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，自領去也。大眾！還有知落處者麼？良久，云：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別書偈云：來不入死關，去不出死關，鐵蛇鑽入海，撞倒須彌山。泊然而逝。庚申，奉遺命全歸死關。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，壽五十八，臘四十三。弟子百人，受戒請益者萬數，遠近奔赴，燃香臂頂，慟哭填咽。師清明枯淡，篤志求道，頓悟之後，屏居窮山，跬步不出，內心無喘，外息諸緣，欣然自得。為人至慈，勤懇誨人，善語和易，或繼以泣。及至室中，行祖令，鞭策龍象，盡情勘覈，絲粟無貸。嘗戒學者：今人負一知半解，不能了徹，參徒一詰，茫然莫辨邪正，句來句去，如手搏兒，蓋得處鹵莽故也。直須大徹，親見親證，明得差別智，方解勘辨殺活，機用嶮峻，不可湊泊如此。尤矜細行，崇戒律，雖創兩剎，目未嘗覩。師行解真實，名震江湖，識與不識，皆手額讚歎曰：古佛善知識也。余弱冠從無準翁游，師，準孫也，創院立莊，兩囑以記，心降久矣。諸徒持事狀求銘，烏得辭？銘曰：

高峰屹立，　祖孫一律。　妙年求道，　力久真積。
空山夜澄，　撲地枕聲。　玄關劃開，　宇宙斬新。
萬法歸一，　一歸何處。　熱油一句，　大地起舞。
西峰死扃，　餘三十齡。　雲包雪笠，　朋來於門。

一絲不挂，　萬仞如壁。　近不可泊，　遠不可即。
斷衲子命，　了佛祖心。　手抉重雲，　霽月千林。
鐵蛇入海，　虛空百碎。　我作銘詩，　無在不在。

音釋

愒(丘蓋切，音慨。貪也。)　怏(倚兩切，鴦上聲。情不滿足也。)　慤(無約切，音却。行見中外曰慤。)　憧(昌中切，音充。行不絕貌。)　掐(苦洽切，嵌入聲。爪刺。)　轄(胡八切，閑入聲。車軸頭鐵。)　迤邐(音駝。里行貌。又連接也。)　姥(莫補切，音母。老母也。)　譾(子淺切，音翦。淺也。)　霅(悉合切，音靸。谿名。)　塍(音成。田中畦埒也。)　扃(涓熒切，音駉。外閉之關也。)　鐍(居月切，音決。環有舌者。)　鏖(於刀切，奧平聲。鏖戰盡死。殺人曰鏖。)　屨(居御切，音踞。革履。)　癯(求於切，音渠。瘦也。)　瘳(丑鳩切，音抽。病瘉也。)　睫(即涉切，音接。目旁毛也。)　殫(都艱切，音單。盡也，竭也。)　跬(苦猥切，窺上聲。半步也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